

批判網路研究：AoIR 10.0 介紹

李孟壕

元智大學資訊社會學研究所
s897906@mail.yzu.edu.tw

壹、前言

本篇文章主要介紹 2009 年 10 月在美國 Wisconsin 州 Milwaukee 城市由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 (AoIR) 所舉辦的「The 10th Annual Internation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Conference of the Association of Internet Researchers」為期三天的研討會。這是由 AoIR 所舉辦的第十屆網路研究國際研討會，AoIR 是一個以促進跨領域研究網路為精神的學會，如同台灣所擁有的台灣資訊社會研究學會，不過 AoIR 在全球的尺度上討論網路研究，因此在議題內容會因為各國社會脈絡的差異，而產生多元的網路研究議題與想像。今年研討會的主題為批判網路研究，因此本篇介紹主要以這個主題所延伸的各個討論小組，透過摘要以及翻譯這些小組成立的目的以及所希冀達成的貢獻，來反省網路研究本身以及尋覓未來進一步的研究機會，從不斷逼問「網路不是什麼的」的濛霧中，撥開「網路可能是什麼」的曙光，選取的主題有「Towards a Critical Internet Theory 1」、「Towards a Critical Internet Theory 2」、「Being Difficult?!: Imagining Now the Futures of "Critical" Internet Studies」、「Internet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以及「Tensions Between Academic and Corporate Research: Critical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接著將介紹大會所邀請的三位講者針對大會主題所發表的演說摘要分別為 Siva Vaidhyanathan 的「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 and the Theology of Google」、Wendy Hui Kyong Chun 的「The Internet: in theory, in crisis」、以及 Megan Boler 的「Truthiness and Digital Dissent: Sense-Making in Digital Public Spheres」，然後則是從大會中挑選幾篇國內比較少見的研究議題進行摘要，期望從這些議題讓國內的學者能在不同社會脈絡下思考網路



研究的可能性與可能限制，討論的部分將以末學自己參加研討會的心得進行分享。最後，由於末學並非專長於翻譯，而且本研討會涉及的領域較廣，所以有些翻譯的部分讀起來可能會有一些末學詮釋過的落差，建議對該議題有興趣的讀者，可以到 AoIR 10.0 研討會網站 (<http://ir10.aoir.org>) 上參閱原文，再對照末學的翻譯應該會更清楚些。

貳、批判網路研究

Towards a Critical Internet Theory 1

W. Hofkirchner, R. Day, A. Pickel, D. Hakken, M. Willso

過去 20 年以來，很多領域因為資通訊科技已經有顯著的改變，譬如「科學、科技與社會」、傳播研究、電腦科學這些領域都已經越來越認知到資通訊科技的重要，網路則是在這改變之中扮演一個關鍵性的角色，加速了資訊／知識／學習／控制等等的到來。社會也正在產生與它的關係，譬如網路研究、新媒體研究、資訊社會學等領域，這些領域有一些重覆的源頭以及關心的議題，並已經建立相關領域的基礎，以及在不同的學科底下設置學術研究中心，然而，這個領域的研究很清楚的仍然不斷的落後於最新科技的發展，專有的理論仍有待建立。一篇 2002 年的全面性的網路研究指出，當時大量有關網路的實證研究大多引自大眾傳播理論的內容研究與閱聽人研究，另外，2005 年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期刊二十一卷第四期也指出這個領域需要再更深的耕耘。

不過這些不同的理論企圖已經限於一種批判的想法，很多研究者（尤其是馬克思主義者）承認資訊的量有提升但是質沒有提升，對網路研究則主要有三種不同層次的批判：

- 一、分析性的批判認為這是個新穎的宣稱是值得懷疑的。
- 二、解釋性的批判認為補抓到的是科技與社會互相形塑的關係。
- 三、意識型態的批判認為競爭霸權的世界觀以及這世界會變得更好的觀點。

針對網路的批判性研究無疑的對於這個領域理論的形成是非常有價值的貢獻，之後針對德國社會學實證主義的討論將包括法蘭克福的批判學派



以及卡爾、波普的批判理性主義，這些對科學研究貢獻可以區分為三個面向：

- 一、每一個科學工作都需要去解決社會實踐時所發生的問題。
- 二、每一個科學工作都需要藉著定義或決定它的研究目的將研究領域界定。
- 三、每一個科學工作都需要有它自己的調查方法以及某種審慎的方法。

這個討論小組將從這三個面向出發，並探索在網路研究下值得批判的理論立場：

- 一、網路理論研究的關鍵就是瞭解它滿足了什麼任務呢？
- 二、網路理論研究的關鍵就是瞭解它的範疇？
- 三、界定範疇？
- 四、網路理論研究的關鍵就是瞭解它使用什麼方法？

因此這個小組主要的貢獻在於：

- 一、主要以某個面向或者是跨越很多個面向
- 二、增加批判主義的定義
- 三、展現傳統批判理論或其他的理論有多大程度可以豐富這個領域的問題
- 四、提供研究上的批判或非批判的觀點
- 五、具體化批判性網路理論所需要的觀點

這個小組的論文不僅處理網路研究的理論議題，在第二部分進一步將網路上社會性與政治性的參與概念化，並討論其會受到加強或是限制。

1.1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as critical vision

在資訊社會中，很多決定性的特性都是由網路所造成，在意識型態上，主要有兩個觀點討論網路與社會的未來，首先是科技決定論的角度認為整個社會的發展會平行的共同進步，另一個觀點是文化悲觀論的觀點，其認為社群將會衰敗、人際關係變得薄弱、個人與科技的關係所佔據的中心位置則因為網路使用而強化。

這篇論文主要認為這兩個觀點都只是單一個方向的論述，並認為應該以全球永續發展資訊社會（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的願景



加以整合。藉著全球永續發展資訊社會的觀點，這篇文章認為一個社會應該是：(一) 要能夠使知識的使用是為了(二) 對抗因為人為的疏失所造成的危險(三) 並處於一個全球的向度上思考。也就是說，很多好的社會的永續發展觀念是普遍價值，而這取決於一個社會保存發展的能力。進一步的，永續發展能被分成三個部分：(一) 包容性與公平性的社會兼容性，譬如知名的法國大革命的價值，文化上的平等、政治上的自由、以及經濟上的團結；(二) 環境兼容性；以及(三) 平衡新科技與舊科技關係的科技兼容性，譬如有用性、易用性、效能性、信賴性、安全性、安心性以及其他價值。因為社會並沒有辦法排除科技的使用以及伴隨科技使用所需要的評估，社會被迫置於風險之中，所以這些社會的價值不僅僅是因為社會所利用的對象而產生，而是這個社會並沒有兼顧社會兼容性原則。

本文主要以規範式的願景提供告知式的研究，並針對網路所催化的對抗力量，討論如果文化、政治、經濟、環境、以及科技不再出現時的情況，主要目的在於補抓更大的圖像，而非只是沒有理論指引的實證式調查。本文認為研究目的的決定將可以促進或抑制全球永續發展資訊社會，因此全球永續發展資訊社會的願景如何符合網路的批判理論是一個重要的方向。

1.2 Critical Internet Research: What do we study and how?

網路研究主要有兩個部分，一個是研究資訊以及其檢索技術，另一個是當成溝通科技來使用。無論在德國或是法國，批判性理論都假定為瞭解社會行動(如同批判哲學關心的假定是知識的宣稱、理想的行動、以及品味的判斷)。然而，面對網路的批判理論基礎的困境在於，到底是什麼東西構成了網路？網路是儲存或是搜尋文件的地方嗎？亦或是它是用來溝通活動呢？

如果我們思考一開始科技的使用，譬如 Google 利用引用指數以及排名的檢索技術；社會網絡工具是由於流行文化的社會認知所形成；電子郵件則是為了創造行動者網絡所產生，因此社會與文化分析明顯的必須瞭解網路是一個存取文件的地方以及人們的交際地方。

所以批判性瞭解網路科技，必須瞭解不同的社會與文化脈絡底下提供了他們操作的可能性與限制，社會情境引導分析社會網絡的重要議題，同



樣的，個人或組織的行動者也引導分析社會網絡的重要議題，因此文化形式的展現很明顯的在檢索上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這裡面的每一個研究都需要不同的方法以發現他們爲了行動所需的物質、文化、以及社會的可能性與限制。批判分析，像是不同形式的事實分析，必須先確定哪些東西在網路上是會出現的，以及需要哪些適當的方法進行分析。

1.3 Internet Realities and Approaches to their Study:

A Philosophical Critique

網路在一般社會科學所使用的唯物主義、唯心主義、個人主義或是本體論、認識論、方法論研究形成了新的哲學挑戰嗎？網路真的創造了一個不同於早期印刷、廣播或電視的事實嗎？數位符號是否在社會與生物心理社會系統（biopsychosocial systems）裡展現新的特性？這篇研究主要從這些問題的討論，評估理論的、實證的、科技的、以及政治的等最近所爭論的網路議題。

文章主要探討個人的心理與社會生活以及集體權力結構，這兩個層面的數位化意涵，並認爲一般的觀點有兩個相同謬論的觀點：（一）假設網路的科技影響可以從科技的社會鑲嵌中分離出來；（二）假設政治、經濟、與文化的網路影響是在科技與社會間相同的問題。即使這些新的社會事實在網路上被創造出來，但是對於社會科學而言不是在於新的規則，這是爲什麼不同的競爭觀點可以以上述的方法處理。然而在他們哲學假設之下，他們如何處理些問題或如何合適的表明他們的觀點。因此這篇論文將有些既存的核心假設提出以及進行批判性的回顧，並基於科學理性主義、突生物質主義（emergentist materialism）、系統論的哲學觀點分析。

因爲網路是個非常強大的科技，這篇論文亦採用了明確的批判性規範與政治態度。

1.4 The Role of Critical Theory In Supporting

a Really Strong Program for Social Computing

這篇論文主要是對最近發展的社會運算技術果斷的態度進行評論，因此這是一個科學批判理論的例子，讓科學實踐概念化它的研究目的（本論文中就是社會運算技術）。文章首先提出一般概念化過程（使用維基百科）



以及批判支配概念化的過程，並提出另一種概念化的方法以及如何讓再概念化更有意義。

社會運算技術有時候被以較一般的方式提倡，最近則是在運算領域被稱為資訊／溝通的人工集合物，可以在特殊範圍的活動被使用。有趣的是，維基百科一樣被連結到是一個較強的社會運算技術，它是以人們所協同合作的運算，但是亦有論者認為社會運算技術應該能做更多的事，而非只是簡化成既存的社會行爲，寧願要「運算」的平衡過程，也不要只是協同合作的運算方式。如果高度的平衡運算過程，社會運算技術可能會改變知識創造的方式，而這的確是個比較大的野心。

這個野心也許可以解釋為什麼社會運算技術的作者群們以非常一般的方式將這個詞用在電腦科學領域：「這是一個關心社會行爲與計算系統的交集」。天真的讀者可能會被影響而詢問有哪些面向運算沒有跟社會系統有交集？或是電腦沒有幫人們做哪些事情？而用來描述非社會面向的技術包括哪些呢？從資訊內容而言，這些訊號處理計算無論內容是什麼的訊號，如同主流的電腦科學領域所使用的 Wiener 控制程式。因此，社會運算技術被間接表達成更強的意含是需要被質疑的。

然而這些強綱領的討論喚起了傳統科學、科技與社會（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的批判。科學、科技與社會是由一群在關心（而非「在」）科學與科技的學者所組成（譬如：歷史學、哲學、科學社會學），這個領域應該能等同於愛丁堡學派的「強綱領」（strong programme）。並解釋科學和文化創造了科學知識社會學為主要的挑戰，這個挑戰使得「強綱領」所強調的四個原則被批判理論所使用，這篇論文即認為批判理論應該能在其中一個原則下輔助發展社會運算技術的強綱領。

1.5 Critical Connections

在網路與數位媒體研究中，科技中介社會形式與實踐是重要的議題，目前有很多的實證資料關注在這些不同的中介形式，然而仍有很多關於理論上的工作需要去瞭解社群以及社會關係，譬如我們可能對一些共存在的事物已經視為理所當然，但是這是不是已經代表著舊有的形式已經有所改變了呢？我們又如何去解釋越來越多個人利用溝通科技連結上彼此，但是



同時仍存在著無法連上別人的孤立個人的矛盾現象呢？

一個有價值的研究應該能夠試圖處理這些研究問題，並在三個層面上提出關鍵性的觀點：

- (一) 研究內容應該要能超越過去線上／線下這種二分法的理論思維；
- (二) 嘗試去回答很多支配這個領域的基本典範和假設的問題；
- (三) 兼容其他語言能補抓到關鍵的複雜性與矛盾性議題。

因此在這個討論裡，將藉著一連串的問題提問，以及批判廣闊的研究領域以及延伸理論工具的使用證明潛在研究的可能性。

Towards a Critical Internet Theory 2

J. Hunsinger, E. Fisher, M. Breen, J. Söderberg, R. Kahn, D. Kellner

2.1 Silence for the bits: The unheard critique of Cyberinfrastructure and E-sciences

E 化科學 (Cyberinfrastructures 以及 E-science) 正在以飛快的速度進步，當他們正在深思以及計畫該領域的方案與未來時，似乎有些問題被他們忽略了，E 化科學對於知識的生產與分配的過程犯了一個結構性的錯誤，這個錯誤就是鼓勵使用者去相信其生產是基於知識的利益。從 Horkheimer 以及 Habermas 的批判知識社會學，生產與分配知識的技術系統本身是有缺點的，技術系統的建立會依學者的意識型態所建立。同樣的道理，E 化科學也是提出需要能源、需要更多的承諾、需要不斷增加更多的權力、以及需要更多的技術人員為機器與資訊所需要的大量運算工作。

因此這篇論文針對 E 化科學提出質問，並建立隱性知識讓科學可以面對研究領域的轉變以及研究者本身所需，此外，根據我們所瞭解的組織的知識生產與個人學習本身，政策目標落後於大量電腦運算架構的發展，而 E 化科學與政策目標之間的連結缺少的藍圖，將會剝奪專業人士或研究者對科學這個領域的研究貢獻，所以 E 化科學知識利益的建立，並非由那群對 E 化科學大量研究所知識生產的人所決定。

2.2 Technology discourse and the legitimation of capitalism



當代的科技論述或稱數位論述宣稱網路科技的發展已經帶領資本主義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讓社會能更民主、更多社會參與、以及將個人重新凝聚在一起，這篇論文將批評上述科技資本主義的論點，也不將這個論點直接當成是事實（霸權的觀點）或謬假（批判的觀點），將提供一個新的分析架構將數位論述當成是科技資本合法性的歷史過程，而在這同時也出現的是後福特資本主義。

本文的論述主要基於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工具理性的批判，以及哈伯瑪斯早期開創性的研究：科技、科學當成是意識型態。哈伯瑪斯的研究主要有兩個論點：（一）一般論認為去政治化科技邏輯（*technologistic*）意識的影響；（二）特殊歷史階段論認為凱恩斯或是福特主義在資本主義的合法性。這篇文章則以哈伯瑪斯的一般論以及特殊歷史階段論分析現在的資本主義以及主流科技典範經歷的徹底轉變。

科技論述藉著強調科技與技術能減少剝削，去合法化福特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因此福利國家合法的能藉由中央計畫干預商業與經濟、大型企業、以及終身勞工制度；相對的，當代的科技論述藉著強調能減少異化，去合法化後福特主義階段的資本主義，因此國家從市場退出、企業去階層化與去中心化、以及生產過程和工作安排彈性化。

數位論述必須在異化與剝削之間選擇一項當成是合法化或正當化的對象，因為網絡科技目前處於資本主義的新階段，並且宣稱可以讓個人有更多的權力、可靠性、以及創造性的生產，但是要享有這些利益必須接受新的剝削模式，面臨更多的彈性化、不穩定性、以及私有化的風險，但是數位論述則認為這些都是無可避免的，甚至是去異化過程中的條件限制。

2.3 A Theory of Virtual Praxis

這篇論文應用跨學科研究討論知識侵權與網路的關係，主要是為了瞭解是不是網路／虛擬溝通是有影響嗎？如果是有影響的，又會以什麼方式影響呢？特別是因為網路文化所形成的無產階級，這由經濟理論所定義的無產階級者是複雜的文化、社會、與經濟生活下的產物。主要的問題在於傳播與媒體科技影響社會流通的價值與想法，而在歷史上的假設則是認為正向軌道的人類發展是隨著傳播科技的發展而來的，因此這樣的意識型態



已經對網路研究有著明喻與暗喻的影響，而影響最大是那群科技的熱情擁護者。這篇論文則是要釐清網路與無產階級的影響，並且希望瞭解知識侵權能否幫助我們在網路上理論化無產階級，並將其當成是新興的全球社會力量，而結論是可能要創造一個激進實踐行動並從而對權力結構重構。

2.4 A Hackers' Perspective on the Internet

如果第一代的批判理論學者要研究網路以及相關議題，似乎電腦生產網絡的生產過程的衝突點是很適當的議題，文獻裡常常有生產導向的角度，但對於網路的研究卻常常是負面的觀點，典型的研究為製造消費者電子商品的血汗工廠以及電腦網絡是軍事的遺產。雖然這些事實是值得再提起，但是其整體圖像依舊仍未完成，因為網路也有自己的生產導向光譜，譬如軟體開發者、快客（crackers）、以及無線網路激進者（wifi-activists）等，之後網路上智慧財產權以及法律的衝突則成為分析的重點，而這個觀點可能只是豐富那群在網路上直接關聯衝突的行動者，本文並不認為社會科學家應該將他們的分析著重於駭客的自我反省，亦即分析這些電腦的地下社會是為了反對科技決定論與自由主義，但是這些反對意見往往是有點太輕視這個現象。有一個駭客運動的「內在批判」以不同於很多駭客的認知去回答智慧財產權、科技、以及政治的議題，本文藉著與這群駭客合作，藉由批判理論的所提供的視野去更加瞭解網路以及與其與社會的關係。

2.5 Oppositional Politics and the Internet: A Critical/Reconstructive Approach

過去二十年來，持續成長的網路已經成為資本家的科技，形成全球金融交換及其他的資本交換，一方面，網路將資訊與社會關係以一個新奇的方式組合在一起；另一方面，網路政治則從批判與再結構化的觀點持續的再理論化。因此本文批判公司以及主流使用資通訊科技的方式，並且認為這些科技應該改革社會與政治鬥爭、以及再結構化層面上。但是由於全球社會混亂以及環境退化的產生的材料短缺現實，而他們正需要這些材料去生產硬體設備，所以通常這些主要議題避免將網路理論化。

除此之外，很多環境正義的研究詳細記載矽谷以不公正以及非永續的模式進行科技生產，而處於生產光譜的末端的電子廢物則進一步讓資通訊



科技成爲一個問題，並被當成政治改革的工具來使用。認知到網路政治的侷限性後，本文也辯證試圖提供資通訊科技如何促進對抗文化與政治運動，提供改革社會政治的轉變與對抗的可能性，而這是當代文化與政治的重要面向，但這也常常是批判資通訊科技生產與處理廢物矛盾的地方，因爲批評者也是使用網路進行訊息的溝通以及建立轉變的關鍵點。相關研究也指出，網路幫助環境運動組織與行銷他們的目的，即使我們仍然不消除這樣的科技如何去支撐全球網路。

最後，這篇論文認爲網路已經廣泛的被世界上的國際團體使用，譬如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以促進激進的民主政治選擇，以及充滿活力的多文化公共領域爲主旨，然而，值得懷疑的是網路有多大的程度是設計爲了特定族群以及北半球的文化脈絡呢？

Roundtable --- Being Difficult?/!:

Imagining Now the Futures of "Critical" Internet Studies

**M. Bryson, M. Gray, K. Hillis, J. Enteen, D. Silver,
R. Gajjala, M. Boler, T. Senft, M. Petit, M. White**

「未來」這個字眼表示很多短暫的和批判學者實踐的模式，包括大量的現代主義學者、以及後現代主義學者的歷史根源、位置、和軌跡（譬如女性主義、後殖民主義、同性戀、社會政治、對抗貧窮、新社會運動）。「未來」也歡迎批判本身的可能性，並將「未來」當成是一組以希望爲前提的實踐過程，因此如果以廣義的解釋來理解有些民主方案的目標，這些目標有可能會有實現，但是我們對網路的批判工作卻會發生這些現批判一直無法被證實的情形。而批判本身的緊張關係有兩種模式：（一）現代主義者以認知爲基礎的投射模式，意即延伸既有的公民、認知、權力的規範性概念，去符合或克服當代的困境；（二）多元主義競爭模式，意即其他的論述必須基於令人信服的方式，譬如來自自由主義與多元文化主義的規範性的論述都無法補抓新主題的形成和社會與政治對抗的新形式。

因此，無論我們延伸我們既存的思考架構或是接受新的論述，我們如何在某種程度上藉由過去與未來完成今日的批判實踐。我們必須重新喚起



知識份子的批判，並且創造一個在公共領域批判的反對聲音不用感到害怕、退縮、或停止，文化批判則必須從我們期望我們沒無法發現它的地方著手批判。這個圓桌討論的多元討論者將會分享他們在這個領域上的成果，以及批判性的提出獨特的見解，尤其在已經糾結的特殊流行概念、工具主義、現代政府、國家主義、公司主義、歷史、傳統以及慣習之間。

網路的批判研究將會使得這個圓桌討論實質的有大量有生產力的貢獻以及在不同有趣的困難主題上討論，譬如方法論、理論的、專業的、歷史的、實用的等等，而這些工作如何在批判之下開始而非只是處理困難的問題呢？以及為何這些批判的過程常常變成是某個學科領域的問題呢？如果我們開始重新思考網路研究的關鍵詞彙，譬如虛擬（*virtuality*）或後現代人（*posthuman*）這些主流的譬喻支撐或是活化相關的詞彙，我們的基本關心是人們如何在空間中被多重中介或多重再中介？在社會網絡媒體上短暫出現的人，又如何稱之為人呢？因此可以從後結構主義與新自由主義批評這些身份在現實生活與中介空間的變生性，以及後意識型態如何認為這些批判變得可能以及變得不可能。我們如何討論這些工作一定會伴隨著開心的感覺以及偏執的詮釋情況，這些討論將會預先放在 *Futures of Critical Internet Studies Facebook Group*

（<http://www.facebook.com/group.php?gid=65960306214&ref=mf>），而所有的對話以及作者在這個過程的建議和更新也都會在這個討論區。

Internet Studies: State of the Art

R. Burnett, M. Consalvo, C. Ess

這個討論小組主要建立在「*The Blackwell Handbook of Internet Studies*」這本書本上，目的在於討論網路研究可能的邊界與範疇，所以為了將最近發展可能圖像描繪出來，除了將包含這本書編輯以及作者群們的不同分野與貢獻之外，並且將在這個討論小組裡由討論小組的成員與聽眾合作討論。協同編輯將會將這本書的三個部分先進行介紹，每個部分都包括過去十年來網路研究發展中相關領域與議題，每一個章節也會在提供這個主題的挑戰與問題，並分析最近研究的爭論以及對這個領域進行全面的回顧。而這三個部分一開始也都有相關章節以及議題的介紹，並且點出該議題



主要的挑戰以及未來的方向與研究問題。

(一) 這些摘要一開始闡明網路研究本身所應該具有的分類方式，這個分類方式應該包括網路研究的學科以及方法上的特性，以及個人、社會、政治與文化生活的特殊元素。

(二) 小組將會討論這些網路研究非常分散的主題、學科、跨學科以及跨國的觀點，如何在同時間形成一個全球的媒介，分享相同的關注的議題，並認為使用者已經處於特殊的社會與文化社群與慣習，

(三) 小組將會以不同的後設理論所反映的方法與規範針對網路研究進行分析，而這方法與規範通常是很緊密的交織在一起。

(四) 六位本書的作者將會對他們的章節提供更詳盡介紹，並針對他們最近研究結果進行更新，本小組期望這些新的視野能讓我們明白他們最近的研究如何讓網路研究的議題更加的廣泛。

討論小組將包括下列議題：

1. Beyond the Great Divides:

A Primer on Internet History, Methods, and Ethics.

首先針對網路過去現在與未來的發展提供一個全面性的回顧，內容包括網路歷史、網路檔案庫、網路研究方法；針對網路以及網路生活的摘要；以及網路研究倫理議題。第一部份提供網路研究的入門介紹，然後第二以及第三部分提供初始的研究方向以及未來的研究藍圖。

2. Shaping Daily Life: The Internet and Society.

本章一開始討論網路正扮演的廣泛角色以及將討論的議題著重在語言、性別、政策、發展、政治、健康、宗教、以及原住民。第二部分將讓我們瞭解網路如何對社會與個人發展有所裨益，以及舊有的系統如何對抗與適應看不見的可能性與限制性力量。

3. Internet and Culture.

這一章主要討論文化與網路日益交錯的競爭空間，主題包括有虛擬世界、社群、遊戲、色情、社會網絡網站、兒童、青少年、媒體、網絡、以



及音樂，最後則是告訴我們那些正在不斷改變的網路圖像，仍然能夠發現有著文化場域的鮮明性質。

4. The Internet in Everyday Life.

這一章主要從 Jensen 的論文方法上所提供詳盡的多面向網路使用，如同 Jensen 以及 Wellman 所強調的，我們現在所處理的網路已經鑲嵌在我們日常生活之中，而非網路脫離我們而存在，這指的是網路不再單單只是一項科技，因此需要使用新的方法去面對這個研究領域，然而它目前需要的是更多的新方法去解釋它的儲存動作以及所儲存的檔案。

如果依常規的運用研究方法，網路可以廣泛的被熟悉以及已經建立的方法與學科所研究，可以幫助我們從相似性的研究與分析中脈絡化這項科技的意義。作者則提供她的認知來瞭解這相不同的方法，並先針對何謂「日常生活」(the everyday) 進行討論，包括統計的、詮釋論／建構論、以及批判的三個層面，之後則提供一個重要研究的調查，並且從這三個不同層面去分析，結論則強調了很多研究中重要研究成果，並且描述每一種方法與發現如何互補其他的不足，讓整個論述更加的完整，以及梳理了網路與我們日常間互動的關聯。

5. Internet Research Ethic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本章提供了網路研究倫理的歷史回顧，作者提供特殊倫理規範與準則交叉著重要歷史進行分析，並且包括不同的報告與法案，逐漸的建立 90 年代網路研究倫理的背景與案例。接著則是沿著網路研究倫理的發展以及成長的文獻，關注重要的實質研究倫理議題，尤其當不同的方法交錯的時候，實際上，先前網路研究倫理已經概述很多重要的研究方針以及包含快速成長的文獻，這些都引導作者特別仔細討論「倫理關注」(Ethical Considerations) 議題。最後作者勾勒出網路研究倫理當代的一些議題以及未來的可能性，相較於其他的研究，作者認為 Web 2.0 引起了新的倫理挑戰與關注，而至少在某些部分並未完全的被解決。根據 AoIR 2002 年建立在供人分享「開放原始碼」的方針，讓作者強烈的希望網路研究者能參與網路研究倫理議題的發展，並將它當成是網路發展關鍵的跨領域和跨文化的研究。



6. Internet Policy.

這章主要認為網路是使用工具、溝通媒介、一組實質的物體、以及經濟生產的要素所混合，作者幫我們瞭解網路政策制訂者，以及誰是讓這些制訂者諮詢的對象的各種批判議題，並讓我們從在地議題，像是社群無線接取如何去挑戰未來全球治理機制，作者亦認為有四個主要的議題在制訂未來網路政策時必須面對，內容包括：網路的接近使用、內容的接近使用、智慧財產權、以及隱私等議題。

7. Social Networks 2.0

這章主要再討論社會網絡網站以及 Web 2.0 的現象，作者探討過去研究線上參與以及線上社群之間的相似性與差異性，作者藉由可靠性、觀眾、隱私、分類的形成、朋友的性質、維持朋友的關係的來討論使用者的身份議題，使用者需要學習朋友是誰，誰在個人關係裡扮演可靠的角色，因此個人的自我表演如何在這些網站裡被認知會是個問題。譬如社會網絡網站在創造、維持、以及結束朋友關係裡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如果在社會網絡網站上的任何角色都只是一時的想法那又會是什麼情況呢？作者最後給我們批判性的問題：當非營利的線上空間移動到營利的線上環境時會產生什麼樣的倫理意涵呢？

8. Community and the Internet

這一章主要探討社群的相關文獻，並比較早期社群與網絡個人主義、以及真實社群與虛假社群，然後將焦點放在虛擬社群以及社群生命週期、衝突、合作、以及控制等議題，作者並處理認同以及最近關於混合社群（線上與線下）、網絡化社群、迷社群、以及社群的凝聚力、信任與形成，並認為很多研究指出線上承諾以及連結人們的形式都在資通訊科技上交錯在一起。

9. Community and the Internet

這章提供網路與遊戲之間關聯的歷史與最近發展，作者認為重要研究遊戲本身可以讓我們瞭解關於網路上身份的性質、工作與遊戲的界線、以及系統中的控制與權威的特性。



Roundtable / Tensions Between Academic and Corporate Research: Critical Directions for the Future

J. Monberg, A. Markham, D. Boyd, H. Kruse, C. Boese,

這場圓桌會議探討網路研究之學術途徑與公司方法之間的緊張關係。本圓桌會議提供一個場所，批判反思未來學術研究的方向。其目的在於強調學術研究與公司方法之間的隔閡是工具性的(*instrumental*)以及是被質疑的。本場圓桌會議集結持有不同觀點、應用不同方法、以及來自不同背景，卻又同時跨足學術研究與應用領域的研究者，期望藉由會議討論，凸顯出當前網路研究者所面臨的問題與挑戰。

做為一個研究者，離開學術圈意味著進入應用研究的領域。我不確定這是美國(或者甚至是第一級學術型機構)的普遍現象；或者是舊時代(在研究獎助金尚未被視為是學術生產力之前)的產物。不論是甚麼原因使然，學術研究與公司研究之間，並不存在所謂的隔閡。我一直以來關注的，是如何讓我的研究有意義、可被理解、以及有應用性。我將實用性視為是有正面效益的。我的意思不是說學術研究者未曾從事過應用研究。我要提出的論點是：當學術研究者在象牙塔裏生產知識的時候(特別是那些為第一級研究型機構所侷限的學者)，會傾向於生產那些他們自己感興趣，或是那些會被其他同事視為是有價值的研究。至於產出的知識本身是否具有實用性、是否能夠解決真實世界裡的問題，則不是他們主要關切的重點。

自從我搬遷至維京島之後，我就身處於一個沒有框架限制的研究環境裡。在那裏，沒有人像我一樣關心網路的世界。在他們每天的生活中，他們比較關心電力的供應；小機電和必須仰賴穩定電源的科技，都沒有電話和颶風檔避版來得重要。在這樣的環境中，我重新思考學術研究在真實世界中所扮演的角色，並重新檢視我原本的研究議題。這對我而言是個很大的衝擊，畢竟我一直以來都致力於研究那些只影響這世界上少部分人口的「工業技術」。

當我離開學術界轉而至政府單位工作時，除了我的研究議題之外，我再一次被迫重新檢視我是用何種方式來談論我的研究。在新的工作環境中，我的知識的使用者，需要的是可以解決問題的答案，而不是理論的概念。我可以一整天都跟他們談論遠距教學理論，但前提是我可以明確地指



出「如何建構線上模組」，否則我的知識是無用的、沒有價值的。

在應用我的知識解決實際問題的過程中，我體驗到很大的鼓勵。一個學者要謙卑，才能將專業知識傳遞給非學術界的聽眾。更有趣的是，爲了讓你的解決方案能被執行，你必須「重新組裝」你的知識。在公司研究中，研究的成功並非取決於審查者、編輯或讀者的認可，而是藉由產品的使用結果來決定。對我而言，所謂的成功，是指讓一般無法理解學術文章的民衆，能夠和那些概念對話。

我從來都不知道「傳統」的學術所指爲何。我的研究一直都是跨學科領域的，我也一直在不同的部門之間轉換跑道。在過去的四年裡，我研究美國青年如何藉由社會網絡的連結，來完成社交的目的。我的研究發現從理論層面至應用層面，都具有許多意涵。我的研究結果以多種不同的型態來呈現：發表於期刊文章上做學術交流、刊載於部落格上供大眾對話、張貼於簡報版上激發創新的思維、寫成說明書供發展者使用、編列成白皮書供政策制定者參考、製成備忘錄給非營利組織，爲多元的聽眾講解不同的流派。

常常學術圈或學者有一定的數量鄙視那些選擇「應用」的研究，但是「應用」真正的意義是什麼？這個假設通常是那些很少應用的嚴肅學者，對以國家知識的進展替代對資本主義進展的貢獻。而這可以成爲一個案件嗎？另一方面，如果我們直接做與社會與經濟相關議題的研究，我們需要盡道德責任嗎？如果是的話，那界定的疆界會是在哪裡？我們又如何回應這些浮現出來的大師呢？

這些問題進一步的因爲金融結構重組複雜化，當學者拿的是外部的資助，他們做的真的是「純粹」的研究嗎？當產業研究者以發表量以及對這個領域的貢獻評估時，他們真的是不同於學術圈嗎？解決抽象的問題真的比解決特殊研究問題更有價值嗎？

在這個圓桌會議，我將發表學者從內在或外在於這個學術制度，學者能以不同的方法參與產業或其他部門，我將特別點出介於學術圈、產業研究實驗室、以及公司研究之間的緊張關係。

雖然網路賭博是一個非常普遍以及有收入的活動，雖然這個活動常常



會遭大大眾的爭議，但是他在網路研究這個領域裡並沒有受到太多的關注，電子投注在學術圈以及學者研究裡或是相關有用研究方法的研究裡是不被當一回事的。另外一個是關於純種的賽馬產業，它在美國的合法線上賭博裡很少有市場，但是它的產品也不吸引新的使用者，最近美國純種賽馬協會（National Thoroughbred Racing Association）則嘗試去找出如何找出新世代的迷（fan），希望找出能夠有主動書寫賽馬的部落格、判斷賽馬條件好壞的人、以及線上貢獻者來發展一個透過網路接觸新迷的運動市場的計畫，相同的時間，美國純種賽馬協會的會長已經進行了部落格的比較以及閱讀現在迷的建議。

諸如此類的案例，產業與學術研究間常常是斷裂的，雖然很多學術圈網路研究可能關注一些跟大量使用者不相關的議題，但是事實上有恨多產業指出能從既存的網路研究中獲得有價值的知識，例如網路的社會與休閒使用研究喚起對於網路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讓業界能進一步的瞭解如何去找這些迷或是減少的迷。

最近經濟環境中，業界的線上研究的需求被緊急的要求，而製作一個成功的特殊的設計或使用者經驗指的是，下一年整個研究團隊面臨的是繼續可以有工作或是被裁撤。無論是機構內或者是專業使用者經驗的顧問都從上級得到很大的壓力，不僅僅是美好的以及簡單的使用者經驗，他們必須透過成功或是廣受歡迎的結果去證明投資的回報有多少，這也幫助他們去證明 Web 2.0 的有用性。我們可以假設這些結果驅動的命令並不是學術研究所指稱的「純粹」提問（雖然在這個圓桌會議的其他人可能不同意）。

當學生在學術圈準備然後在業界工作，必須開始適應他們必須學習的關於工廠所需的嚴密監控方法、迫切時所要壓縮的時間、以及潛在的誤差，因為利益團體驅動著這些研究結果。

在這個圓桌討論裡，我將增加兩個其他重要的關注，並混合在一起：

（一）首先進階最佳化應用（Advanced Optimization）以及搜尋引擎最佳化（Search Engine Optimization）領域所遇到的挑戰，這兩個領域通常包含在市場行銷部門裡，並且建立很多市場行銷研究的架構，我認為這裡的挑戰是去處理大量的分析資料，以及搜尋引擎最佳化游擊的去接觸不同



使用者的經驗與觀點，並且使用質化研究方法與人類學研究方法去互補與整合進階最佳化應用以及搜尋引擎最佳化的資料。在這個領域，業界可能處於領先的方式。其他人可能會說如何完全的運用學術領域的背景去分析這些資料以及設計複雜的搜尋引擎最佳化，但是學術圈常常在這個領域處於落後的階段。

(二) 第二個關於更多基本的挑戰是使用者經驗設計的基礎，特別是以使用者為中心的觀點，社會媒體與介面的興起特別設計以及建立為了社會使用，這導致了很多人強調一個使用者為中心的觀點有天生的弱點，就是社會媒體中一個帳戶就被當成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個人來看待。少數的產業研究者則參與學術理論學家研究以社會為中心的設計對抗使用者為中心的設計，新方法也將會需要基於社會的觀點去評估以及研究社會介面，意即觀察社會團體的行為而非使用者的個人行為，以及線上社會公共空間中的對話、討論、社會網絡的動態、隱私權的考量以及介面的影響。

這個討論小組將探索這些基本的緊張觀點，並且瞭解如何在學術圈以及工作經驗之間建立一個橋樑，以及更多好的理論應用可以同時在這兩個領域被接受。

當我開始嚴肅的思考科技與文化的連結已經有二十年之久了，在公司的脈絡之下，介於這兩者之間的落差幾乎是無法被重建的，COBOL 以及人類學之間很少彼此間產生對話，當社會媒體已經在日常生活中轉移新的溝通科技到光纖，公司中使用者研究與設計的思考的需求也已經被發表到如商業週刊（*Business Week*）以及哈佛管理評論（*The 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公司開始為了瞭解使用者的世界去評估投資回報率。

公司網站的發展以及新媒體的社會使用已經在過去 AoIR 的十年間有了極大的轉變，研究圈的研究者足以適應這樣的轉變了嗎？尚未！因為這兩個研究社群缺少重疊的部分，網路發展改變的弧度已經讓很多特殊的使用者研究可以進行，但是學術圈的研究者會因為自我對於學術價值的承諾而限制了研究計畫的可能性範圍，另一方則是著重在特殊的科技創新而非建構廣大的理論架構。因此在這個時候，這是很可笑的，當機構正在設計我們將會使用的科技，網路研究卻在這個過程沒有辦法有充分的貢獻。



參、專題演講

The Googlization of Everything and the Theology of Google

Siva Vaidhyanathan

當 Google 已經將我們日常生活中很多的基本特性都捲入，有些關於 Google 公司的未來以及我們的未來的重要議題伴隨著而來：Google 依然可以像它所宣稱的那樣好嗎？我們能不能學習到它的好用之處來加強或豐富生活，而不是僅僅將我們的紀錄用來連結到更多的商品與服務？在我接下來演講裡，我將稱 Google 是一種「神學」，當我觀察到我們讓 Google 進入我們的日常生活中，我們也讓 Google 帶到它的商業力，我越來越堅定這個信念，我們已經跟 Google 這間公司綁在一起了，在我書寫這篇文章的同時，這段與 Google 相處的時間已經有十年之久了。很多神學系統的道德規範相較於其意識型態如何幫助信徒形成世界觀變得不重要了，很多神學系統，贊助者將他們的信仰用很多種不同層次的方式表現，對於真正的信徒，看著二十世紀初期尋找智者與導師的情形，Google 就像是解決任何問題的模式。

對很多人而言，Google 是非常有幫助的與慈善的，譬如：對有些想成為改革者的人而言，特別是公司對信仰需要詳加檢查的人；對叛徒而言，Google 已經掉到其道德權威的高度。而 Google 的意識型態根源是很容易找出來的，Google 的創立者以及早期的員工深深地相信資訊科技的力量可以轉換我們的意識（集體意識與個人意識），但是很少的理論告訴我們 Google 怎麼與我們互動？我們又怎麼與 Google 互動？但是逐漸增加的是我們一直透過 Google 去看待我們的世界。Google 是折射而非反射我們想的是真的而且是重要的；它過濾以及著重在我們對數位資訊世界的查詢與探索；它很快的而且簡潔的排序並且連結，減少有大問題的資料進入乾淨而且導覽的名單；它產生了讓我們覺得安慰以及或許是對全面性而且詳盡的幻想；它處理了蒐集、排序、連結、以及顯示知識，並且告訴我們哪些是好的、真實的、有價值的、以及相關的。這個賭注，不能再多了！

The Internet: in theory, in crisis (Wendy H.K. Chun)

我們現在居在網路社會這個詞現在已經變得陳腔濫調，從破壞主權國



家的高速金融網絡到轉換朋友的意義的社會網絡網站（譬如 facebook.com）；從部落格的陰謀論到威脅全球災難的網路病毒。網絡不僅僅是社會的內容，更是社會的結構與訊息。稍微誇大一點的說，什麼答案可以回答我們最近在新政治、文化、以及軍事上的所有問題？答案就是網絡。但是什麼樣的網絡以及這些網絡到底有什麼功能呢？這些網絡如何不同於其他的東西？網絡如何經歷和協調這些面臨偏執的情感、賦權、以及包容／排斥呢？換句話說，網絡如何想像科技性與社會性？這個演講將會提出「想像的網絡」這個議題，透過以廣大的網路與全球電信網絡為中心的不同理論與政治風險，為了更瞭解風險的中心以及在「理論上」瞭解網路。我將提問：網路在多大的程度上是一個風險機器？我們的能力有多大程度是風險的中心，而這個能力是我們日常生活經驗裡無形的、操作上的問題？

Truthiness and Digital Dissent: Sense-Making in Digital Public Spheres (M. Boler)

「要求真相」在 2001 年 9 月 11 日之後變得更加的朦朧。作者的三年期混合研究方法研究計畫「Rethinking Media, Democracy and Citizenship」，嘗試從主流媒體報導美國遭伊拉克攻擊以及 2004 年總統大選解釋「數位異議」(Digital Dissent) 生產者的動機，這個計畫訪談 35 位生產者並調查 160 個線上影音、部落格、諷刺政治時事的網站，調查結果是讓人沮喪的，而且需要訂正媒體的報導以及其政治觀點的影響力。當大規模毀壞性武器的調查完成，這時候最適合描述的就是「我的真相」(truthiness；感覺到的事實不是基於任何原因，而是我感覺到什麼對我而言是事實)，同時發生的是很多人接觸使用數位媒體，以及產生了很多使用者製造的網頁（部落格、影音、以及同時混合這兩種），然而可以確定的事實是情感性的渴望與後現代理論所警告的「所有的事實都是被建構的」產生緊張的關係，影像剪輯透露出事實本身的混合與其之後的風險。

作者則說明產消者 (prosumers；同時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 如何努力的創造的政治的新形式，以及他們如何看待「真理的道路」和「決策意識」來回應「我的真相」。然而，從 Ranciere、Nietzsche、和 Baudrillard 的觀點，作者認為我們重新塑造事實，並把事實當成是本體論的問題（事物是怎麼



來的？)，接著則是認識論的問題（要什麼樣才能算是事實？），作者建議新的本質論追問的「事實」應該包括生產力與生產策略的關係，這可以使得聲音與要求可以被聽到以及被看到，像是這些異議者與激進主義者，則常常被當成是看不見的噪音。

肆、前沿議題

一、Vedéo

1. Real Vlogs: The Rules and Meanings of Online Video

A. J. Christian

這篇論文主要在討論 vlogging 的使用規則，其認為 vlog 需要創造讓觀看者從視覺感受與內容，認為那是「真的」的線上影音影像，該文並分析一個網路上爭議的網路秀「Lonelygirl15」，其結果認為線上自我表現（self-expression）有它的限制、隱喻以及明喻。

2. Negotiating blended spaces: How Swedish youth are using video sharing sites as a performative arena (S.Hendrick)

全球每分鐘有三億七千萬個受訪者上傳十三個小時的影音到 YouTube 的網站，其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使用者是介於十二至十七歲的年輕人。這個網站不僅僅是一個影音的資料庫，它還是一個使用者影音交換與參與的網絡。YouTube 成爲一個商業與業餘的影音分享平台空間，譬如熟練的作品、紀錄片、影音日誌以及身體表演。

YouTube 的使用者來自於不同的地方以及有著不同的目的，但是這個平台的能供性都能以日益複雜的方式聚合這些不同的文化。儘管這個平台有著網絡參與的文化潛在性或者是賦予新形式的網路參與文化（譬如 2008 美國總統大選），但是大眾媒體的論述卻僅關心是 YouTube 所呈現的黑暗面，尤其當青少年製造了這些影音更是如此，譬如瑞典的三個主要報紙媒體便爭相討論網路影片上的校園殺人警告、網路霸凌、以及過渡性慾表現的青少年影片。儘管瑞典的媒體呈現 YouTube 上青少年的負面形象，瑞典青少年在依舊 YouTube 上展演了實體空間與虛擬空間、混和影音的以及實驗影



像的創造能力。

這篇論文主要討論這些瑞典的青少年如何使用 YouTube 影音分享網站當成一個展演的場域，並瞭解這些青少年如何的在 YouTube 進行創造性以及藝術性的表現。除此之外，這篇論文將以跨領域研究的視野瞭解青少年在這些場域的使用情況，以及 YouTube 如何被傳統的以及成人管理的媒體所定義。文章以民族誌方法研究一群以 Parkour 藝術來探索與修正瑞典都市環境的 Gothenburg 青少年族群。Parkour 指的是身體的塗鴉以及自由的在都市環境跑與表演。這些 Parkour 影像透過網路連結到了國際上對這個活動感興趣的青少年，混合著實體空間與數位空間的影像內容則被保留在 YouTube 上。這些 Parkour 的年輕人與參與 YouTube 的網友的動機將被訪談，以及瞭解他們如何混合不同主要都市空間的 Parkour 行動並製造這些影片。這個空間關係特別在這些年輕人在瑞士主要街道進行 Parkour 行動顯得有趣，人類學方法與論述分析將被使用來分析這些青少年線下與線上的行動以及創造與分享的動機。

3. The Archive, YouTube and the Popular Performing Arts

S. Pietrobruno

這篇論文主要是瞭解加勒比流行舞蹈如何在非官方的 YouTube 網站上被傳散與保存，過去加勒比流行舞蹈並沒有被記錄在書本或影像，而是在人們的心中與身體被記憶。儘管加勒比流行舞蹈透過現場的演出被傳散，但是媒體仍然在舞蹈文化發展的過程記錄與傳散這些記憶。例如在哥倫比亞，莎莎舞 (salsa) 的演變結合了古巴和波多黎各的音樂，其傳散過程包括現場的演出以及二十世紀上半期古巴與波多黎各音樂，以及 40 年代與 50 年代的古巴舞蹈特性的影像紀錄。在過去，很多舞蹈文化僅能透過有經驗的舞者實地演出被瞭解。YouTube 提供了一個讓私有收藏的舞蹈影像可以在世界被傳散的可能性，而這些私有收藏的影像使得加勒比海舞蹈可以夠過網路傳散到世界各地。

雖然 YouTube 是由使用者所創造，但是舞蹈影音卻被長期的保存在真實世界。新的影音檔案通常能反映的目前舞蹈流行的趨勢，因此 YouTube 上非官方的資料庫將可以補抓到真實世界中舞蹈的演化。在生活經驗中，這些流行舞蹈將會隨著文化的鑲嵌並改變。所以這篇論文認為 YouTube



的參與性與互動性的方式就可以儲存真實世界流行舞蹈的演化樣貌。除了將 YouTube 當成是非官方的加勒比流行舞蹈資料庫之外，這篇論文特別著重在莎莎舞的根源以及影響。雖然加勒比流行舞蹈通常被認為是一個不重要的娛樂活動，這個研究則是將這個傳統當成是一個有價值的資產，而這個資產將會跨越數百年以及世界各地。

4. Can Practice Theories Inspire New Insights into YouTube Consumption Studies? (J. Gu)

這篇論文主要著重在藉由實踐性(practice)理論去描述 YouTube 的使用，並關注 Web2.0 網站所具有的使用者參與和創造的實踐過程的特性，我認為瞭解 YouTube 部分的個人消費模式，將可以瞭解 YouTube 如何被有組織的傳散。當人們增加網路參與時，有時發展的是特殊的社會實踐，因此這篇論文不同於過去使用人口變項或是舊的網路使用理論來解釋這個現象，而是企圖藉有實踐性理論去補充與瞭解特殊網站的消費模式。

這篇論文首先將簡短的描述心理的、科技的、或結構的舊的網路使用模式，並將指出當我們考慮網路影音的傳散實踐過程時，需要建立一個新的觀賞者的消費者行為模式來解釋。並透過蒐集不同的實踐性理論以及回顧目前既有的消費者實踐理論，應用這些理論原則分析 YouTube 的消費模式。實踐性理論的核心是去討論個人或結構因素如何解釋人類所作所為以及特殊社會實踐的言語的一致性與多樣性，並認為人類行為的某個面向必須從參與的實踐過程來瞭解，經過適當的調整這個理論之後，網路使用的過程被當成是一個實踐的過程，這個過程跨過不同的族群並且在日常生活中有著不同參與程度的社會與文化實踐。我的基本假設是 YouTube 消費模式發生在影音傳散的實踐過程，而這個過程是不是也能被當成是一個組織化的建構過程呢？因此我認為有三個因素在 YouTube 使用中必須進一步被考量，首先是 YouTube 個人傳散的方式究竟是集體的傳散行為或是個人不同的傳散過程？第二、YouTube 個人傳散實踐的關鍵因素可能是什麼？第三、這些變項能解釋多少程度的消費模式的一致性或多元性？進一步的，除了傳統媒體消費研究之外，例如使用 YouTube 參與程度和偏好，因此有可以從實踐性理論梳理出三個研究問題：第一、什麼是 YouTube 的採用與退用因素；第二、使用 YouTube 的軌跡與發展過程為何；第三、線上行為



與線下行爲如何在 YouTube 連結以及交互作用。

這篇論文亦建議線上人類學方法以及深度訪談可以找出個人在 YouTube 傳散的實踐過程的可能因素；另一方面，量化方法的網路調查亦可以描繪出個人的傳散實踐過程以及消費模式的相關程度。最後，這篇論文總結了未來研究新媒體消費模式的可能理論以及方法的實踐。

二、Elections and Political Parties

1. Examining Political Blog Use Across Generations: An Exploration of the 2008 U.S. Election. (A.Veenstra)

自有政治部落格以來，政治學家與媒體學者一直爭論著政治部落格對新聞消費、政治與公民參與、以及選舉結果的影響，這個爭論連結著目前既存的一些議題，譬如避免交叉討論政治的趨勢、低落的公民參與、以及面對新聞產業的財政問題。

儘管這個議題是由研究者所開始討論，但是卻很少人討論政治部落格使用的前因以及後果。大部分的研究著重在政治部落格讀者與部落格之間的關係，特別在個人部落格，上載的文章通常被當成是一個「保護空間」(protected space)，部落客藉此影響部落格讀者的行爲。另外，也有其他觀點認為政治部落格讀者有他們自己相關的資訊來源，因為他們的特性比較傾向於政治菁英，譬如：新聞記者或意見領袖。有些最近的研究開始去探討政治部落格如何開闢新的方向讓讀者有新的參與機會，並研究這些讀者如何解釋政治部落格新聞的認知過程。

由於在理論上仍有一些缺憾，因此有很多關於政治部落格讀者的基本問題仍然尚待解決，雖然目前有很多關於部落格讀者的研究調查提供相關的人口統計趨勢(譬如 Pew Internet 或 BlogAds)，然而關於部落格讀者的政治態度與行爲的調查仍舊不夠深入而且多是便利取樣，爲了回應這些問題，這個研究使用兩個特別的資料庫來解釋青少年與成年人如何使用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的政治部落格。

青少年的資料庫是蒐集自一個追蹤調查的資料，資料包括美國 12-18



歲的青少年以及他們的父母，使用分層隨機抽樣。第一波資料 2008 年五月郵寄 4,000 份問卷到家戶，共回收 1,325 份，回收率為 33.1%。這些第一波回收的收訪者在美國總統大選後 11 月，進行第二波的調查，回收有效樣本為 711 份，回收率為 53.7%。針對青少年的父母的問卷內容包括家庭狀況、教養方式，並且問針對最近一次慶祝生日的青少年進行調查。青少年的問卷內容包括媒體使用態度（部落格以及其他線上媒體），政治態度與行為、學校環境、以及家庭溝通模式。

成人的資料來源是來自 YouGov/Polimetrix 所執行的 Cooperative Campaign Analysis Project (CCAP)的一部份，這個 CCAP 從 2007 年 12 月開始設計六波的追蹤調查 20,000 位美國人，在 2008 年三月以及十月的第三波與第五波追蹤調查，1,000 位受訪者被詢問他們的部落格的使用態度、政治態度以及行為。

這個分析包含青少年與成人一剛開始部落格的使用，以及經過美國總統選舉之後的部落格使用行為的轉變。初步的結果顯示這兩群人有一些人口變項上的差異，青少年族群的部落格使用男生與女生大約是各半，成年人則大多是男性，但是這兩個族群政治相關的變項則是比較呈現類似分佈。這兩個族群如果是政治部落格的讀者相較於非讀者都有著較多的政治知道以及政治性的參與，並且無論在線上或線下都看更多的新聞，而且政治部落格的讀者相較於非讀者不僅喜歡與同意他們的人討論政治，他們也與不同意他們的人討論政治。

政治部落格在 2008 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大量的成熟，而這些資料可以讓我們知道個人如何去找方法參與部落格社群，以及這些參與的社群之後如何引起接下來的政治活動。當政治媒體環境變得更加的分散以及去中心化時，這篇論文呈現的是人們如何學習這個改變以及從中討論政治議題。

2. Web Campaigning in Austria: Austrian Party and Candidate Websites in the 2008 National Elections. (U. Russmann)

奧地利 2008 年的全國選舉邁向了一個新的里程碑，網站變成選舉的一部份。各政黨在網站上以不同的語言（譬如英文、土耳其語、塞爾維亞語）詳細的提供候選人相關資訊，所有的網站都與社會性媒體串連在一起，譬



如 YouTube、Facebook、或 Twitter，政黨或是候選人開始使用資通訊科技做為線下活動的補充或延伸，這個改變開始深深的影響政治過程的轉變：譬如創造、傳散以及蒐集政治意見，以及將這個過程視為選舉活動的一部份，並且讓候選人與選民有互動的機會。儘管只有少數的非美國本土的研究開始將網路當成選舉活動的工具，在過去五年歐洲相關的選舉研究已經有明顯的數量增加。但是奧地利在這方面的調查仍是缺如的，所以我們不知道奧地利政黨以及候選人如何運用網路進行相關政治活動，因此這篇論文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提供一個奧地利先驅的調查與評估，希望透過分析線上競選活動提供未來研究的基礎，因此研究問題主要有四個：

- 一、奧地利 2008 年國家選舉在網路上的競選活動樣貌如何？
- 二、這些政治網站如何在競選活動運用資訊告知、網路參與、網絡連結以及政治動員？
- 三、奧地利 2008 年國家選舉時，哪一個政黨網站有著與其他政黨網站不同的特殊性？哪一個候選人的網站與其他候選人網站有著不同的特殊性？
- 四、這些政黨以及政治人物如何從不同的 Web 2.0 相關的應用獲得利益？

方法上，這個探索性的研究主要分析奧地利 2008 年國家選舉時的競選網站，並且著重在四個功能：資訊告知、網路參與、網絡連結以及政治動員。針對這四個功能我們從相關的學者中發展出相對應的網站模版，總共有 109 個功能。這個研究主要討論這些競選網站是否具備這 109 個功能元素，為了分析這些網站，在 2008 年 9 月 28 日選舉前六個星期，我們每個星期都下載國會的五個政黨網站（OEVP, SPOE, FPOE, Greens, and BZOE）以及 Liberale Forum 的相關資料，除此之外，我們也蒐集這些五個國會政黨的呼聲較高的候選人相關個人網站：Wilhelm Molterer (OEVP), Werner Faymann (SPOE), HC Strache (FPOE) and Alexander van der Bellen (Greens)。

研究結果發現，所有的政黨網站都是以資訊導向為核心，德國政黨網站 2002 至 2005 的選舉研究中也發現類似的研究結果。然而即使分析兩個主要政黨網站以及四個次要政黨網站中的 40 個資訊通知功能，並沒有發現有類似的模式。至於網絡連結的部分則是會因為政黨的大小決定其網站連



結規模的大小，譬如社會民主黨有最多的 247 個連結，保守黨有 71 個連結。其他較小的政黨相較於前兩個主要政黨明顯少很多連結，譬如 BZOE 只有 5 個連結，但是他們在 Web 2.0 的創新應用上相較於主要政黨是來得優秀的。較小的政黨有著較少的黨工，因此無法在奧地利的政黨中扮演一個有效的動員角色，但是資通訊科技提供一個低成本以及可能性讓他們可以與選民互動的機會。

3.Politics online: Who's in and who's out in the network of bloggers, parties and political organizations.(C. W. Soon, H. Cho)

科技決定論的說法主要認為網路可以增加動員的能力以及平等化社會階層，其並認為科技可以鬆綁公民社會的管制規範，因此政治傳播學、政治社會學以及新媒體研究亦將網路促進公民參與的議題當成研究的範疇之一。由於近來的論述認為非主流使用者正在破壞媒體科技，因此我們設定了兩個目標並試圖利用網絡分析方法來理解，第一個目標為找出扮演新加坡網路政治中的關鍵角色；第二個目標則是利用社會網絡分析來描繪這些不同的角色的關係。我們使用描述性的方法探討網路上的動態過程以及政治論述的演化與含義，結果顯示政治部落客和政黨掌握了整個網路空間的論述，而倡議團體以及媒體的角色則是越來越不重要，除此之外，政治部落客之間也有高度的互動。總之，這些研究結果顯示當一個國家的政府對媒體規範越嚴厲時，線上世界也會存在一樣的網絡結構，未來的研究則建議考量動態社會網絡以及政治溝通過程。

三、Sound Cultures

1. Beyond internet performance rights: On the ontology and transformation of the concept of music performance.

M. Iatonero

這是一個 29 秒的 YouTube 的影音，Stephanie Lenz 的小孩正在廚房跳著 Prince 的歌「Let's Go Crazy」，這並不是個多特別的娛樂表演，但是當 Prince 歌曲著作權擁有者 Universal Music Publishing Group 寄了一封律師信給 YouTube 認為這個影片侵權，要求 YouTube 將這個影片刪除之後，整個



事件受到了國際的矚目，因此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開始幫助 Lenz 去面對這個由使用者創造的表演內容能否適用於「合理使用」(Fair Use) 的法律戰爭。同樣的，網路音樂的再製 (MP3) 以及音樂的傳散 (Napster) 也有同樣的問題，而網路上的音樂表演很明顯的將成為橫在數位著作權前的新爭議。

目前已經有很多法律文獻討論網路音樂表演「合理使用」的議題，但是這些法律文獻的討論卻很少論及表演權以及表演的想法本身，這篇論文則認為表演權是一個「舊」的產業媒體模式，而這個模式被人為的分成歌曲創作者、錄製音樂表演帶大眾媒體的聽眾以及在音樂廳現場音樂表演。這篇論文對這些表演權進行歷史分析，包括了建構當初新興媒體科技商業與法律的背景，譬如留聲機、陸上的廣播系統，表演又如何變成在日益複雜的著作權下形成制度化的社會建構。

但是當我們考慮到觀眾在表演時所扮演的角色時，這個上述的制度化過程與實質上所宣稱的表演概念逐漸背離，這個表演權的概念削減了觀眾參與、回饋以及集體行動的合法性，因此我認為建立表演的理論與實踐的實質論是必須的，至於新興的網路為基礎的音樂表演則展顯了接近於實質論的參與者與聽眾表演特性。YouTube 著名的「Broadcast Yourself」提供了一個新的功能促進使用者為中心的傳散並打破過去舊媒體的生產／消費模式，因此從歷史與批判性的脈絡下，整個文化對於放棄權利的控制與動作，讓歌曲創作者與著作權擁有者變成一個不讓人苟同的行為。

透過對表演這個概念的理論與辯證的過程，這篇論文認為無論是歌曲創作者、藝術表演者、或是觀眾皆不能宣稱其有表演經驗或文化轉換的權利，這些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這些論述的人都是基於一些值得懷疑的假設，雖然這些懷疑的假設已經深植在文化架構裡與很多人心中，特別是在於保存現狀的抵抗這群人以及尋找一個法律途徑解決表演權利問題的這群人。

有趣的是此時網路表演正在挑戰表演權本身，而已經被支配的合法性商業概念也再次的被提出。最近，美國國會已經開始關心 H.R. 848 「The Performance Right Act」，這個法案不僅要求上傳者（傳散者）要補償歌曲創作者，而且也要進一步補償歌曲的錄製者。所以這個過廣的定義將成為一個嚴重的問題，因為下載、播客 (podcasting)、分享、或在網路上播放



音樂將會傷害原先在線下世界存在已久的商業授權模式，因為網路上的方式僅能補償歌曲創作者而非歌曲錄製者，通過這樣的法律將會對表演與擴散本身，形成新的法律與社會控制，而且這也無法保證由網路所挑戰的表演概念爭議將會產生更多的或者更少的文化控制。

方法上，這篇論文主要裡用文獻分析方法，從歷史以及社會建構的觀點研究表演權的商業與法律概念，整合了表演理論、傳播理論以及批判理論去延伸表演的概念，並討論實質上的主動的參與者在哪裡。因此這篇對數位化環境之下的網路音樂表演以及表演概念的轉變，對於過去主流所主張的法律或商業概念提出了質疑，並認為網路表演應該包含我們對於網路的集體想像，譬如線上與線下環境有著不同可能性與限制，我們應該關切行動者在這些可能性與限制下的想像與行為。

2. Strategy and scheduling: doing community radio in the age of podcasting. (A. Ó Baoill)

美國社區無線廣播中心目前採用網路科技來傳播面臨著挑戰與機會，這篇論文提出部分的議題，並試圖針對無線廣播中心的人員透過觀察法與訪談法回答這些議題。除此之外，這篇論文調查不同管制下所提供的可能獲利機會，並且在內容創造與時程安排的意涵。

這些社區無線廣播中心對於當地的接近使用有著義務，雖然在不同的計畫裡這些計畫目的可能有不同的解釋，但是這些將會因為網路終結地理疆界而面臨了問題，在這個情況底下，社區無線廣播中心還能使用「在地」的意義或是服務實體社區社群的概念嗎？這些社區無線廣播應該如何在這個環境的轉變下評估他們的任務呢？

如果上述的問題過於艱澀難懂，比較實際的狀況就是中心管理資金來源的問題。因為社區無線廣播中心在美國非常依賴聽眾「pledge drive」模式，網路的聽眾分散性將會在不同程面上挑戰這樣的模式。首先，網路使用者對於指尖上就能得到的免費內容非常熟稔；其次，社區無線廣播中心常常宣稱他們提供的內容需要資金是因為，而這並不是廣播特許執照的範圍。特別是當這些聯合製播的內容常常不再是單一內容，聽眾可以直接使用軟體直接從節目的網站上取的資訊，或是透過其他合作的廣播中心利用



網路匯流軟體（webstreams）或是播客（podcasts）取得節目內容。

因此計畫管理面臨到不同播放介面的可以播放他們內容的挑戰，以及必須找出這些播放方式與他們計畫內容的相關性。所以廣播節目製播者將會這些合作的電台將帶給他們更多運作上的自由，並且嘗試與觀眾直接的互動。有一些有趣的研究也指出，製播內容者不僅僅只是透過播客去與聽眾接觸，他們還會利用網路去集結在地的聽眾集會，然後達到多傳散內容與多觸及非當地聽眾的目的。

無線廣播電台利用網路來傳散也面臨了著作權上的限制以及需要考量網路相關規範，像是在傳統的廣播環境中排除某個藝術家在節目表中是可能的，但是在網路上可能有些技術上的難度。但是廣播節目製播者以及管理者開始尋找從這些管制規範下獲利的方法，從自家網路上播放的平台已有的內容選擇可以在規範下應用到每一個平台的內容。這個網路內容創造轉換過程可能會傷害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的原先所秉持的精神，我們可能無法再碰到十年以前的廣播產品，廣播節目製造者與管理者也將會發現他們已經捲入了一個新的政策爭議，包括網絡中立性議題以及著作權議題。

這些不同的線上與線下空間讓節目內容製作者以及排定者需要一個方法來認知這些特性上的差異以及安排這些不同空間的展演。這些空間可以共享同一個標誌獲認同，但是每一個都能符合不同內容的表現，雖然早期電台已經嘗試在網路空間裡重製內容與資訊，我們仍然希望看到電台有著更多企圖以及不同空間的使用方式。

3. Convergence comes to radio: Exploring the motivations of independent audio podcasters. (K. Markman)

匯流文化（convergence culture）的概念發生在舊媒體與新媒體發生的撞擊，並讓草根性媒體與公司媒體產生交集、媒體製播者的權力與消費者權力產生無法預期的碰撞結果。匯流本身是一個過程而非一個點，這個過程改變消費者與媒體內容生產者的關係，匯流嚴格的說並不是一個科技現象，匯流是一個參與文化的概念，由網路科技促進容易以及便宜的生產與傳散內容的方法。

匯流文化可以在很多現象中可以發現：譬如部落客以及草根媒體、「粉



絲」的生產與傳佈內容、混合與再混合的軟體、軟體與知識產業成功的開放原始碼合作過程。這篇論文主要著重在一個尚未被瞭解的匯流文化：獨立廣播播客者（podcaster），獨立廣播播客指的是某人能夠定期的創造以及傳散播客，但是其節目內容並不是存在於傳統的媒體節目，而且這些播客的節目內容只有以廣播的形式傳散。

播客是一個 2004 年年末的網路現象，並且大量成長成各種內容與格式，像是影音格式，但是最早播客是前 MTV VJ Adam Curry 所製播的 Daily Source Code，他將播客以廣播的形式播送。很多獨立的播客者並不像 Curry 有著專業的製播知識，但是他們簡單的熱情卻可以從網路缺乏守門員的情況下製播自己的節目，這在傳統的媒體廣播市場幾乎是不可能的事，尤其當這些內容缺乏商業利益以及語言或主題有時會挑戰聯邦通訊委員會猥褻（indecency）的標準。雖然原始的播客是從廣播部落格（audioblogging）開始，但是它已經被很多的傳統廣播製播者、教育者、圖書人員、新聞記者以及公司所喜愛。

過去的研究中將播客當成是網路廣播的一種形式仍然是很少的，少數研究討論播客的草根媒體特性以及社區廣播電台使用播客的形式，有些則是探討結合網路與廣播的節目製播以及實驗性節目的可能性，其他的一些研究則是探討播客聽眾的特性，但是只有一篇研究專門探討播客者的論文。

這篇論文則是期望藉由一個探索性的研究討論獨立播客者的活動與動機去補起播客者研究缺少的缺陷，這篇研究使用網路問卷調查，問卷內容包括封閉性與開放性問題，主要試圖回答下列問題：

- （一）獨立播客者的特性是什麼？
- （二）個人因為什麼樣的動機成為獨立播客者？
- （三）獨立播客者會製播什麼樣的內容？

這篇論文主要呈現獨立播客者的人口特性並且描繪這些獨立播客者一開始使用的原因以及持續使用的原因。初步的第一波資料(n=90)指出這群獨立播客者的年齡較大，有 61% 超過 35 歲，是屬於高教育者，有 66% 有大學以上的學歷，主要都是男性，有 82%。雖然目前的樣本規模仍然缺乏隨機樣本，因此無法推論這個資料結果，但是這些研究結果與其他的研究是具有一致性的統計表現。獨立播客者不令人驚訝是一個資通訊科技愛嘗



試者 (omnivores)：63%的獨立播客者每天使用即時通訊軟體，82%的獨立播客者有他們的部落格以及線上新聞台（這些內容常常與他們所製播的播客有關），48%的獨立播客者每天更新他們的部落格。獨立播客者通常是社會網絡網站以及下載音樂或影音的重度使用者，有 78%獨立播客者每天使用社會網絡網站，以及 53%獨立播客者每天下在音樂或影音檔案。一般的部落客使用部落格是因為有自我表現以及分享個人經驗的需求，但是獨立播客者製播的原因包含對於製播主題的熱愛、對製播廣播的熱愛、以及對文化貢獻的熱愛。播客是一個可以讓獨立播客者自由的與熱情聽眾討論主題以及分享製播經驗的地方，到目前為止。回收問卷中的所有的獨立播客者都宣稱他們在未來會持續使用播客製播內容。

4. Dimensions of online community: A comparison of two music fan groups. (Andrea Baker)

網路研究者使用傳統社會學文獻對社群的定義以及新的理論以及研究方法的概念，這篇論文主要就是要使用人類學的研究方法研究一個線上搖滾音樂粉絲的團體，並瞭解這個線上社群的特性，藉由比較兩個不同團體但是都在同一個樂團的音樂粉絲，分析這兩者的相同特性以及他們彼此間的差異。作者比較兩個兩個滾石音樂粉絲的團體並從 82 位半結構式訪談中以及針對網站進行三年的觀察中，試圖瞭解他們如何將一些準則具體化到社群當中。這些基本的準則包括：(1) 傳統以及透過儀式的歷史感；(2) 社群成員情感的凝聚；(3) 共同的目標與認同；(4) 正式以及非正式的互動規範。

這兩個團體有不同的規模大小以及物理位置，「You Got me Rocking」是一個較大規模的團體、成員大多是歐洲人，有超過一半的成員都是居住於歐洲、英國或斯堪的納維亞；「Shattered」是一個較小的規模的團體，成員大多居住美國或是加拿大，因此規模大小以及居住地點讓這兩個團體在線下進行會議時有所差異。居住在北美語言的問題較少，但是居住在歐洲，雖然有許多人講英文與法文，但是有時成員到其他國家時語言會成爲困擾。

在這兩個社群的參與觀察以及訪談的資料中，研究可以發現這兩個社群的凝聚力並不單單只是社群準則，還有社群間成員如何互動的過程，有四項在行爲以及科技的元素的差異性，使得這兩個團體成員比較像真實的



社群而非僅是一個社會網絡式的連結，這四個元素為（1）頻繁的線下會議以及讓團體本身是有能見度的；（2）領導者的特質以及領導能力的風格；（3）討論區的議題與風格；（4）網站的軟體功能。這些比較後所產生的元素可以描述這些團體基本元素、傳統以及儀式的強度、情感的凝聚、以及共同目標和互動的規範演化。這些頻繁的面對面互動會議建立了社群成員之間的強連帶關係，

成員之間的地理距離則會隨著領導者的人口統計以及個人特質而對社群成員進行線下會議的方式有所差異，如果有一個領導者是一個社交手腕好，而且有計畫的蒐集資料，這個社群將會有很多的線下會議，並且會將這些線下所凝聚的情感帶回線上。但是如果這個社群是以提供資訊為導向，那這個領導者如果有足夠的能力以及連結能力去蒐集知識，也會達到他要的目的。因此線上社群的目標可能是以情感的或社交為主的互動，也可能是強調工具性任務或以任務導向的活動為主。

最後，不同的語言、圖片、政治的對一個社群規範的接受性將會影響線上互動的情況，無論結果是已經協議好的或是衝突的情況。聊天軟體、即時通訊軟體以及電子郵件的科技特性將會對同步討論是有益的，這可能會發展出一個成員間的情感凝聚、促成社群目標、加強或是創造社群規範。而可以讓圖片貼到網路上或是被使用在使用者的個人檔案裡的網路科技特性，允許社群成員的引用連結以及文件化網站的特性，說明了為什麼流行的因素會存在這兩個討論團體。

這篇論文進一步總結了進一步對於如何比較不同線上社群的概念面向，這些將會有助於未來研究者如何決定線上團體有強連帶關係或是弱連帶關係，並且評估這個團體是符合社群的定義還是網絡化的特性，提供學者在相同的語彙下去跨過不同的類別去比較社群與網絡化的差異，以及這些面向如何比較線上與線下不同團體的相似性與差異性。

四、Ethics

1. Protecting Subjects, Research, and Researchers in Second Life

Ethnographic Research

(E. L. Lamoureux)

虛擬世界讓研究者很多的機會可以研究，這些線上的受訪者有著大量



線下世界的特性：這些受訪者也具有潛在的全球多元特性；資料內容則是隨時隨地都可以取得；受訪者的活動是多元且有趣的而且可能是獨一無二的；有些資料可以快速的被記錄下來；虛擬世界展現的是又會有什麼事要發生了的特性，所以早期的研究通常著重在未來可能發生什麼事情。因為以上的種種原因，研究者認為虛擬世界是一個非常好蒐集研究資料的場域。

然而，虛擬世界的研究產生了很多困難的倫理議題包括（但不限於）要透過什麼樣的程序保護這些受訪者。保護受訪者的草案通常在真實的線下世界被激烈的爭辯著，目前已經有很多有價值的文獻以及標準和很好的範例存在，已經有協議的草案也已經數量頗多，特別當研究計畫使用人種誌學方法時更是如此（或是其他的質化或田野研究），然而在網路上有很多對於保護受訪者標準過程的爭議。任何在真實世界所面對面所產生的倫理議題，都可以在線上研究的某處找到對應，因此，研究者應該面對當虛擬世界結合真實世界的倫理保護議題時所產生的新研究議題。

雖然研究者會想要保護受訪者，但是倫理上的議題通常圍繞在如何平等的兼顧研究的品質以及避免受訪者。在美國伊利諾州的白皮書上寫著，機構審查委員會（institutional review board：IRB）的緩慢的審查過程缺乏效率與效能，而且會在審查的過程傷害研究者的自尊，並且讓研究者只著重在審查的流程，而且常常只是想辦法如何在文件取巧或是生產一篇論文而非思考如何保護受訪者，簡而言之，同時考量研究本身的意義以及機構審查委員會審查制度將會使得所有人類研究都不堪一擊。全球研究環境因為網路和虛擬世界產生了一個不平等的競爭場域，研究者可能研究同一個主題，但是在不同的司法管轄區裡面臨完全不一樣的計畫審查程序。區別不同的線上報告（像是部落格、維基或是新聞）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變得很模糊，數以千計的人們的出版品包含著無法數以千計的資訊在這個沒有限制的虛擬世界中，但是傳統的人種誌學研究者需要張貼相關資訊到網站進行研究時，卻面臨必須遭受批准的限制，虛擬世界大量的法律限制以及不合理的擴張倫理標準，這將會限制重要研究的發展。

實際上，很多機構審查委員會已經從聯邦的方針中被忽略了原始的見解以及監督的豁免權，更嚴重的是，而被普遍應用的生物藥學模式並沒有考量當代複雜性與方法上細微的差異，因此保護受訪者的委員會應該考量



虛擬世界的新媒體環境，多讓一些有價值的人種誌學有研究的機會。

這篇論文主要回答的問題包括：

(1) 我們要保護誰(是電腦螢幕後的受訪者、電腦螢幕上的 ID、電腦螢幕裡的社群、研究者的制度、研究者、還是研究者的領域或事業)。

(2) 一般的爭議(不同的國家哲學與標準應用在相同的網路空間，譬如地方司法管轄權只能進行該地區的計畫審查);申請線上研究的各種瘋狂機構審查委員會經驗;生物藥學模式影響機構審查委員會草案;聯邦豁免權的申請方式;

(3) 特殊的爭議(公領域與私領域的模糊性、資料的再製與安全性、電腦螢幕後的受訪者以及電腦螢幕上的 ID 的模糊性、不知道如何去確定電腦螢幕上的 ID 的地位、受訪同意書、年齡的驗證、出版品與部落格);

(4) 建議(機構的機構審查委員會需要有多元的研究代表;機構審查委員會必須主動的去補足其知識上的不足;不應該針對所有的研究都運用相同的審查標準;研究者必須同時熟悉一般的標準以及特殊的標準與慣例)。

2. Emergent Ethical Effects in Social Networking. (D. E Wittkower)

無論是最近或是過去，很多準則被一再地強調與討論，譬如功能的、知識的、政治的、美學的這些不同的價值，但是像倫理這個重要的價值議題卻比較少被提及，因此這篇論文主要以社會網絡網站為對象，分析新興的倫理影響以及目前倫理範疇的限制。

為了討論這個新興的倫理影響，我們首要做的是回顧過去對於倫理價值的討論，進一步討論社會網絡網站究竟有什麼特殊的或是不同的新興倫理議題呢?目前觀察到有三個倫理議題:(一)這個不同的倫理議題是由什麼方式造成的?(二)這個不同的新興倫理議題是由什麼方式造成的?(三)這個倫理議題是一個影響很大的議題嗎?

早期對於新興倫理議題的討論包括:(一)各種新興影響在功利主義的基礎上如何的具有經濟的與效率的;(二)美德，譬如合作或是相互尊重(像是集體的創作或是其他分散式的集體行動);(三)新興議題影響審美的快樂價值(eudaimonistic)。



首先，第一個明顯的新興倫理影響可以透過社會網絡網站中大量少的、個人的、不合邏輯的社會互動再次的連結或轉換朋友關係，因此在人際互動裡，多樣的互動得以發生。這些互動的內容很廣泛，包括分享過去的故事、分享共同感興趣的活動、參與共同關心的價值觀、享受休閒的對話以及參與無聊打發時間的活動。而社會網絡網站可以脫離時間與空間的限制進行這些活動，提供個人建立維持或是延伸人際關係一個很大的機會與可能性，因此，有人認為這樣的人際關係是一個新興的倫理影響，所以倫理關係得以讓個人的德行以及倫理價值的發展，因此社會網絡網站上的朋友互動也可以當成是即時的互動活動。

其次，第二個明顯的新興倫理影響是當個人在延伸接觸的社會網絡中的禮貌舉止，如何合乎不同社會脈絡下的倫理要求，雖然正面的說，朋友關係倫理影響通常是在較親密朋友間的互動所產生的，因此朋友之間有較頻繁的互動、共同的價值與互動、以及通常在線下生活中的關係也是緊密的，但是其他在我們個人社會網絡中的弱連帶關係如何去影響倫理的議題則顯得重要。如同我們認為出國(abroad)是一個擴大(broadening)視野的機會，社會網絡網站上的經驗也應該被視為是有價值的，而這些有價值的經驗應該被包含文學院的課程裡，因此我們的社會網絡網站提供了一個更廣泛與客觀的環境下再概念化倫理觀念的機會。除此之外，社會網絡網站提供了使用者在缺乏共同背景下，不受時間以及空間的限制進行溝通、以及對於我們所不熟悉的對方進行想像，這些溝通對個人的道德謙卑(moral humility)的產生了影響，並且在道德敏感度(moral sensitivity)上有著移情的想像力。

3. “But the data is already public!”: On the ethics of research in Facebook. (M.Zimmer)

哈佛大學的 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 在 2008 年九月釋出了他們所蒐集到的大學生的 Facebook 帳號，該計畫標題為「Tastes, Ties, and Time」，並宣稱這是獨一無二的資料庫。這個資料庫包含了美國一所東北方的大學接近 1700 個匿名學生的資訊，2006 年第一波的名單，之後會隨著學生的年級每年增加一波資料，再增加三波的資料。

雖然友誼關係並非這個資料庫的一部份，但是這個資料包含的學生四



年的資訊，包括這些學生是否住在學校宿舍，以及是否可以針對學生線上與線下社會網絡關係的題目提問。

這個資料庫對於社會學家以及網路研究者的確有著明顯的價值，這個資料並不是依賴於自我報告（self-report）的問卷工具，這些受訪者的是資料完全直接從 Facebook 上蒐集而來的，這些資料包括人口變項、關係資料、文化資訊等等，讓研究可以進行廣泛的分析，更重要的是，這個資料蒐集到的幾乎是學生四年間全部的資料，因此可以做出獨一無二的分析以及瞭解社會網絡關係如何經歷時間而變化。其中一個計畫研究者更宣稱：「我們正在進行社會科學頂尖的研究方法，...，我們所擁有的是過去的人所夢想的數據。」

因此在公共上釋出這些資料將會引起在 Facebook 上或社會網絡網站上蒐集資料的重要倫理問題，這些包括受訪者是否同意研究者使用 Facebook 上的個人資訊，個人資訊有多大程度的匿名性，以及如何保護這些受訪者的機密與隱私。這個研究團隊認知到了這些議題，因此採取了步驟去保護學生的隱私，包括由機構審查委員會審查，從資料庫中移除學生的名字以及身份，暫緩釋放關於文化興趣的主題，並且要求其他研究者同意其使用條款與使用條件，以及避免不同的資料組合可能傷害學生的隱私。

雖然有這些步驟，但是這些受訪者的機密以及隱私其實已經被傷害了，當使用這個計畫公共釋出的資料庫的編碼簿可以發現「一所美國匿名的東北方的大學」，從這個線索可以縮小範圍到 13 所可能的大學，因此可以推論是哈佛大學。

除此之外，這個計畫的研究成員宣稱：「所有可以識別的資料都已經被刪除或是重新編碼」，但是當這些搜尋資料被當成已經有足夠的匿名性時，美國線上（AOL）的搜尋者（searchers）卻很輕鬆的重新定義這些資料。

雖然採取對資料庫匿名的行為產生的缺陷，可能已經傷害的受訪者的隱私，但是研究者整體保持的立場是任何與隱私或相關的倫理議題必須充分的被揭露。當紐約時報的標題寫著「使用 Facebook 的個人檔案資訊之前是否需要先獲得同意的爭議」，一個計畫團隊的研究者認為這是一個試著引起話題的標題，討論他們的工作是不是會傷害 Facebook 使用者的隱私，該



研究者並認為「我們真的完全沒有濫用這些學生的資訊，這些所有的資料都已經過整理，所以你並無法從這些資料去連結到任何人。」除此之外，當有一些隱私與身份問題成為公共議題時，該計畫的研究者回應：「爲什麼不能把這些資料當成是一個簡單的 Facebook 破解集呢？我們的資料庫所保有的資訊都是 Facebook 上已經有的。」之後又回應：「我們並沒有去使用任何沒有在 Facebook 上的資訊，我們也已經沒有訪談任何人或是要求他們的資訊公開」，這的立場讓我們不禁想知道是否研究者從社會網絡網站蒐集以及公佈的數據已經適切的考量到這些資訊被分享的社會脈絡，或者研究線上社會網絡時所產生的廣泛倫理議題。

這篇論文使用「Tastes, Ties, and Time」研究計畫進行個案研究，內容將會大略的批判性的質問這個計畫，以確保研究者未來進行社會網絡網站相關研究時能具備有的倫理態度。

五、Identities

1. G.P.S – Gaydar Positioning Service: Mobile (and) Locative Technologies in Gay Men's Digital Culture. (S.Mowlabocus)

美國與歐洲過去這 150 年以來已經目睹過了異性戀意識型態的支配，這個支配傾向於在很多層面壓抑著同性戀少數族群，而空間上的支配是比較常見到，譬如美國紐約 Greenwich Village 區和 Soho 區的酒吧常常遭到搜捕；倫敦同性戀新聞對於同性戀營業處所的搜尋；或是匈牙利、拉脫維亞、立陶宛對同性戀遊行的禁止，這些都只是少數的例子。而面對同性戀空間被壓迫的情況，有人可能會認為同性戀文化有點像是「虛擬」的。

我們的物理空間似乎不像我們所真正擁有的空間，我們依賴著短暫存在同性戀網站以及需要任何可以使用的空間，這些空間從孤立密談的電話支持團體到公共廁所的隨意行動都被反對，同性戀者妥協透過遷移以及一些創新的方法短暫停留在某處人們認為適合的地方。業界同性戀成長的景象可能提供的一個具體化的「合法」同性戀空間，但是同性戀不能永遠住在貧民區以及在郊外的酒吧集會，同性戀仍然被視為城市的入侵者。



這篇論文主要討論都市中的男性同性戀次文化如何使用行動定位科技，從半結構式問卷的訪談，這個研究調查了 GPS、HSDPA、Bluetooth 和 WiFi 等科技如何融入居住在英國的外地男同性戀者生活中，主要的研究問題為這些科技如何成爲一個同性戀空間的途徑，這個同性戀空間可以被當成很多面向來理解，譬如在火車上或地鐵上藉由 Bluetooth 的手機漫遊尋找同性的伴侶；它也可以被理解成一個外國地方裡的安全空間，可以避免遭受同性戀恐懼者的攻擊以及負面的注意；或是它也可以當成數位同性圈的一種方式，讓斷裂的非正式社會關係網絡可以在這個非同性戀者的環境形成。

基於作者先前的研究，這篇論文提供了一個新的重要角度去行動定位媒體的研究以及探索這些科技如何被整合進男同性戀的次文化，並使用「混雜空間」(hybrid space) 這個概念當成理論的起點以及分析的觀點，資料來自英國倫敦以及英格蘭的東南方的焦點團體訪談，這些地方是早期研究同性戀者的地理區位，研究結果可以與過去的研究進行連結。本研究的中心論述是這個性別的次文化藉由網路爲基礎的行動科技所形成新的科技實踐，這些科技實踐則根據同性戀的政治需求以及以認同爲主的安全與集體主義有助於重繪實體環境。

2. Gendering Social Media: Shaping Masculinities and Creating Identities on Gaydar, Facebook and Beyond. (B. Light)

雖然性別在使用社會性媒體上是有差異的，但是認同如何在性別與社會媒體之間的相互形塑仍有很多部分可以進一步探討，很多關於性別與科技之間關係的文獻指出，男性和男子氣概 (masculinity) 的關係並沒有獲得該有的關注，如同 Wendy Faulkner (2002) 所說的，研究中所指稱的性別，其實是男性大過於女性。即使在男子氣概的研究 (多傾向於男性的男子氣概而非女性的男子氣概)，不同附屬的男子氣概的變動也需要進一步被探討，新媒體對於男子氣概的影響的研究也是很少的，譬如網路上的研究正是如此。

進一步的，基於作者的網站的調查，作者設計了一個有別於主流網站的研究，原因是當作者閱讀有關社會網絡網站的研究時，很多相關的研究多以主流的網站爲研究對象，因此我們可能會遺漏很多實證以及理論上有



趣的研究，除此之外，雖然 Nancy Baym (2007)認為線上社群會在不同的時間使用不同的網站，但是很多人其實同時間使用多種社會網絡網站。

在這樣的背景之下，作者的關注從 Gaydar 網站（以男同性戀為主的約會或社交網絡網站）到 Facebook 網站（對於某些地域上的主流社會網絡網站）的男同性戀的男子氣概的變動以及男同性戀網絡的演化，並分析這兩個社會網絡網站的認同問題如何在一個特殊興趣網站衝撞主流網站。雖然男子氣概是由軟體（Gaydar 網路以及它的會員）所互相形塑之下建構的以及分類的，其他社會媒體網站（包括 Facebook）則允許使用者去變動以男同性戀為主的男子氣概。

因此，當 Jenny Sunden 敘說在網路上可以書寫自我的生命，Danah Boyd 則延續這個想法認為社群也能書寫生命，而因為 Facebook 這項科技有太多的使用者參與了，所以這些非 Gaydar 會員的 Facebook 使用者也同樣面對了重新建構的機會。最後，作者認為這樣的過程能夠形成全面的性別化（gendered）與對「生物性別化」（sexualised）的諷刺，這裡的生物性別化指的是頑固不參與任何一個團體的人們。簡而言之，人們以及團體被寫進生命並不需要去關注誰可能會因此受影響。

因此，如果我們考量線上社會網絡網站以及線下社會網絡團體的連結，那在書寫自我的生命以及我們所屬的網絡生命，其可能性以及意涵將會被進一步的延伸。作者認為 Gaydar 可以創造一個成為一個男同性戀刻板印象，因為這個網站並沒有對抗的特性，因為不參與這個網站就是一種形式的對抗，Facebook 科技功能的可能性與限制已經將不認同的對抗論述進行了排除，然而一旦這些對抗 Gaydar 的人們延伸他們的網絡關係進入 Facebook，Gaydar 則面臨必須更廣泛的開放檢查制度，而這意涵著男同性戀的男性氣概處於更廣泛的社會脈絡下。然而，仍有一些實務上的問題尚待解決，意即 Gaydar 的會員以及非會員的個人安全與隱私如何受到保護。

簡單的說，這篇研究建議進一步發展男性氣概與科技關係的必要性，增加男性在資通訊科技上性別化的經驗的研究，以及檢視科技如何跨越不同的社會媒體網站來中介這些不同族群的過程，這個研究也提供了一個多網站特性以及其情況，並包括研究一個非主流的社會媒體網站。



3. Fluid Identity and Embodied Selves: Virtual Community and the Narratives of Bisexuality in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N. Madison)

線上社會網絡網站的人員與團體正在快速的成長，雖然目前有很多巨型的網站像是 Facebook、Myspace、以及 LinkedIn，在這些線上社會網絡網站之中有很多特殊興趣團體也在持續的增加，這篇論文主要在瞭解線上社會網絡網站的團體以及次團體所自我定義雙性戀參與者，在文中所指稱的虛擬社群認同包括在 Facebook、Yahoo Groups、以及新的社會網絡網站 GLBT 和 Proud 上的雙性戀次團體，透過發表的文章以及回覆該發表的文章，這篇論文討論這些線上社群參與者如何在更大的同性戀社群之下，在發表文章與回覆文章被刪除之時，動員以及給與政治上的聲音去宣告他們的存在。

然而，雙性戀者更大關於認同論述是被連結到同性戀／非同性戀的雙元論述，自我定義的雙性戀者使用他們虛擬的聲音對抗霸權論述以及有限制的認同，並避免被定義成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或是同性戀／非同性戀，例如這個非常想像的詞「雙性」，所代表的是一個主體有兩個不同的類別，常常被當成是從某一個性別到另外一個性別，然而根據參與者的敘述，認同是「流動的」，其反映出一個自我的想像與具體化，因此很少強調性別的定義，大多還是著重在如何在一個整合的自我以及更大的社群裡展現認同的移動以及移動一致性的需求。

我個人認為我自己是一個雙性戀者以及同性戀者，我不會在雙性這個標籤裡特別去明確探究性別雙元論述，但是我所不舒服的是丟棄雙性這個標籤直到實質上一般人都認可才使用雙性（吸引並不是因為你的同伴的生物上性別或認同上的性別）。

我喜歡我自己是一個雙性戀者，因為這個詞是一個最好的代表。然而，我個人認為我的性向是流動的。雖然仍然有很多人對於我們感到困惑，我仍然喜歡有一個這樣的論壇可以讓我們表現我們自己。

我的最近，「雙性戀者是一個最好的標籤可以指涉我」是「流動的」，但是當我使用這段句子時，它很難被瞭解，以及讓很多人摸不著頭緒



(並且看一下我的跨下)，因此我不會在外面某些社交圈中使用它。

與跨越雙元論述以及瞭解認同是一個流動性奮鬥是一個創造性的政治工作，有一個風險是在這個主流的文化雙元論裡，公共論述以及生活會磨除這樣的論述並且拒絕讓這個工作參與，類比到有些對換性者(transsexual)、泛性者(pansexual)、以及全性者(omnisexual)的社群的奮鬥過程，親密伙伴的選擇將會對雙性戀者的磨除產生挑戰，並且在更大的社會社群裡影響他們的知覺，接下來的這段發表文章將說明這個奮鬥的過程：

一個人可能可以身為非同性戀者幾年，然後移到同性戀者幾年，最後再回到非同性戀者，那應該說這個人是雙性戀者還是非同性戀者？我傾向於評價羅曼蒂克以及精神上的連結，而非我與他人連結是基於我兩身體構造上的差異，我相信這是為什麼我是真正的雙性戀者。如果我喜歡你，我並不關心你的褲子裡有什麼，我將喜歡你，無論什麼在褲子裡。然而我當地 GLBT 社區的心理諮商師問了我一堆我喜歡什麼以及不喜歡什麼問題之後，診斷我為非同性戀者者。

雙性戀很少是關於兩個可能性別同伴的流動，大多還是著重在如何在性別、社群、政治鬥爭裡展現認同的移動以及移動一致性的需求，而線上社會環境提供一個故事、策略、戰術方法的儲存空間。這篇文章結論了雙性戀者如何使用虛擬環境用寂靜包圍的方式，譬如透過每天的發表文章、回覆文章、以及討論文章，建構雙元的同性戀／非同性戀者對雙性戀者的想像。

4. New parameters of the circulation of media images between the television and the Internet (L. Tabary-Bolka)

我們的對於社會生活影像夠過他們的複數(plural)、多元符號(polysemiotic)以及流通(circulating)的存在感到興趣，並且關注今日因為流通資訊所建立的混雜(hybridization)的現象。

現在很多電視的影像在網路上流通，很多數位空間的建立是從電視影像「擷取」而來，意即在網路上的很多影像不是由網路這個媒體所製造的，而是從電視上來的，而「複製／貼上」動作所造成的影像流通，可以瞭解這些影像如何持續被抓取並轉換改變影像。電視同樣的藉由網路開始演



化，當一個影像從網站上被引用時，我們可以藉由追蹤的功能去再次補抓這些網路美學，譬如圖片、標誌等，但是螢幕上影像的組成也都是從網路上複製而來的，這個再次擷取的方式超越過去的電視製作方式，提供電視一個新的方法去視覺化的處理這些資訊。

這些影像的流動現在處於使用者的資訊非常非常重要的社會脈絡，網路衝浪者專家的成長關注新的科技讓我們面臨新的經濟模式：網路使用者變成資訊以及文件的生產者，這群網路使用者擷取媒體影像然後重新編輯、轉換，接著可能在部落格、討論區、個人網站等分享影像。

這篇研究將會展現建立在電視與網路之間的影像交換方式，並以法國的電視台為研究對象，探索同時間娛樂與新聞資訊的內容如何在電視與網路上流動；而知識論的選擇是視覺符號分析，意即不僅僅只是對視覺形式的型態感興趣，而且對使用者以及社會的影響感興趣；方法論的部分所選擇的質化研究方法，並且將以比較分析的觀點對媒體文件進行再結構化，這樣的比較分析將會幫助我們瞭解影像設計特性互相借用與採用的影響，並且將會修正我們與媒體影像的關係。

這篇報告將會有三個步驟，首先，將展示電視如何從網路擷取影響，並且將說明因為媒體轉換所產生的限制；其次，將解釋為什麼電視頻道嘗試夠過網路美學去現代化他們的 brand 印象；最後，本文好奇媒體之中流動的影像資訊的新原因是什麼，以及探索同時是資訊接受者以及資訊生產者的使用者在這影像流通中所扮演的角色。

六、E-Science and Web Science

1. Mapping the e-science landscape in South Korea using the webometrics method. (H. W. PARK)

現在有很多發展 E 化科學 (e-Science) 工具與研究實踐的社會科學家正在萌芽，然而國際上的社會科學研究文獻並沒有系統性的解釋 E 化科學，特別是在亞洲與南韓更是如此，這篇文章主要以網站計量學方法分析南韓 E 化科學學程語義的變化、學科範疇、以及制度結構，研究結果發現



有些 E 化科學的詞，包括網路基礎建設以及數位人文在南韓網站上是較為顯著的。

相同時間，南韓政府資助國家的 E 化科學中心以及他們的附屬機構並沒有明顯的網站內容，以及沒有主動參與連結 E 化科學相關的機構網站，相反的，他們關閉了他們自己的網絡。這項研究結果乃基於南韓公部門與私部門 E 化科學研究社群的制度變遷計畫。

2. e-Social Science as an Experience Technology: Distance From, and Attitudes Toward, e-Research.

W. H. Dutton & E.T. Meyer

這篇文章主要是牛津大學網路研究中心 OeSS 計畫中的 E 化社會科學調查的一部份，現在世界上已經有很多 E 化社會科學的倡議，但是很少人知道如何將這些具體化以及跨越不同學科。

社會科學家都知曉 E 化科學的倡議嗎？什麼是早期 E 化社會科學早期採用者的實踐以及科技呢？爲了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在 2008 年初進行了網路調查，這個調查描述了社會科學家如何在研究中使用軟體工具，並且調查社會科學家對 E 化科學發展的態度與意識。研究結果反應者些有興趣於 E 化社會科學的學者們的早期採用者，更加可能的支持這個 E 化科學倡議，早期採用者以及對 E 化科學的實踐代表了一個方法的廣泛性，但是這些很多對 E 化科學感興趣的學者大多來自於最近畢業的博士。

3. “Web Science” as Political Economy: Extending the Framework of an Emerging Academic Discipline toward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Sociocultural “Wealth of Networks”

(M.Dick)

Yochai Benkler 於「網絡的財富」中指出：網際網絡具有實現自由公共場域的潛力，但前提是線上世界並未被獨裁專權所控制(阻礙其他媒體的自由運作)。從這個挑戰所衍伸出來的研究問題，起源於政治經濟學的觀點，主要關切如何理解並管理鑲嵌於網絡中，或從網際網絡所衍伸出來，且不受任何管制約束之多元社會、經濟以及文化關係。



網絡科學 (Web Science)一派對於此問題的回應(以跨領域途徑來理解並形塑網際網絡的影響力)，始於 2005 年的「網絡科學研究」(Web Science Research Initiative, WSRI)。這裡的焦點，在於應用現有關於網絡演化、設計及實用性的研究(例如：減輕全球化的副作用)。然而，到目前為止對於此議題所做的研究，是將新興網絡科技(例如：語意學的網絡)與 Benkler 所提倡的「網絡型態的公共領域」(為自由的公共場域，建立一個獨立運作並直得信任的溝通平台)進行區隔。

這篇文章的目的在於對 WSRI 的研究議題，進行批判性的分析，並同時將新興的網絡科技 (及其核心：語意上的組成語言)和 Benkler 所提出的理念 (關注於網絡在溝通上及民主的本質)進行連結。本研究所發展出來的分類方式，能夠為未來此領域的研究，提供一個政治經濟學的分析架構。本文意圖藉由延伸「網絡科學」至政治經濟學領域的方式，讓學術界級專業社群能夠從這個進化中的學科當中，找到未來研究的方向。

這篇文章是我目前所從事的研究中的一部分。我的研究企圖應用傳播理論及政治經濟學，為「網絡科學」提供理論基礎。我期望藉由 WSRI 的研究，創造一個新的政策架構。該架構所關切的，是對科技聚合以及新興媒體(運用及涵蓋網際網絡)的管理。

七、Others

1. Winking to a TV host: Audience attitudes towards the hosts on the Lithuanian SMS based television (A. Zelenkauskaitė)

新媒體最後的趨勢是走向匯流的過程，這會匯集不同的科技應用到同一個平台，在這個脈絡底下不能再把電視視為一個一對多的平台，以及只是提供資訊給被動接受的閱聽人，現在已經變成閱聽人參與的科技。電視轉換的性質喚起了一系列的挑戰，像是同步進行的文字、聲音，影響資訊的流動挑戰著其原先所擁有的角色，這篇文章主要瞭解閱聽人如何知覺到由年輕女性節目主持人的 Telejazz 立陶宛簡訊電視節目。

性別角色被不同形式的媒體研究所描述，電視上所描述的性別通常是



傳統的以極具有刻板印象的，在廣告的內容分析中，女性通常被描寫成被動的、依賴的、順從的、以及柔弱的；女性也常常被當成是溫暖的、親切的、以及有情感的；女性通常越年輕相較於男性是更新引人的，而且常常被當成是性的象徵。

性別描述在立陶宛的印刷媒體中描述的是刻板印象的性別角色，女性的身體在印刷媒體的廣告裡被當成是性感的物體，同樣的，立陶宛的媒體將女性的沈默視為是一種美德。基於這樣的性別刻板印象模式，本文假設男性所理想的女性對象將會類似刻板印象媒體所展顯所出的模式。本文的資料蒐集至 Telejazz 電視節目，這個節目播出的時間是每天凌晨 1:30 到 3:30，每天的節目有不同的製播人。這個節目的目的在於傳送個人的文字簡訊廣告到節目螢幕下的跑馬燈。除此之外，發送文字簡訊的閱聽人可以要求關於星座占卜的資訊，以及提供閱聽人本身的名字或與其他簡訊內容互動，這篇分析的資料主要從 2007 年七月一日至 200 年三月三十一日檔案庫裡的資料，資料中來自兩個主要的簡訊發送者相關的簡訊，總共有 862 篇的簡訊，並使用網路內容分析方法去分析這些簡訊內容，而主題分析、收信者分析、以及參與者分析也都會包括在這個研究裡面。

資料分析中有 82% 的回覆意見，整體而言這些意見都是正向的，然而，大多數的回覆意見大多是男性的閱聽人，女性與男性的閱聽人有著不同的讚美方式，女性對於傳送簡訊者通常稱讚對方的專業能力，並且表現自己是誠心誠意的以及非常美好；男性則是稱讚對方外表上的美麗以及吸引力，對女性展現感官上喜愛；負面的回覆意見通常是女性的閱聽人，她們認為發送者的外表不吸引人、缺少誠意、以及假惺惺，對於這些發送者們而言，在有限的文字以及缺乏語彙與閱聽人互動的情況之下，發送者常常會再次的回覆該回覆訊息或是謝謝閱聽人。因此這篇研究展露了女性與男性的閱聽人對「理想」的簡訊發送者有者不同的期待，男性強調美麗與性感，而女性發送者如果被攻擊缺乏外觀美貌時，女性則會傾向讚美專業特質。

當這些人都是在電視螢幕上潛在的約會對象時，這些人的角色是可以互相比較的，將簡訊電視節目類比成異性戀約會網站，不意外的是女性閱聽人要不是稱讚女性簡訊發送者的專業，要不就是批評她外表不夠漂亮，



所以閱聽人的行為被性別刻板印象所限制，但是這只是從生物上的性別特徵去討論同性別以及不同性別的互動規範。立陶宛的個人簡訊廣告在 Telejazz 節目也可以發現相同的期待，女性描述自己外觀上的美貌，男性則是尋找外觀上的吸引。

由於這研究是基於特殊的電視節目並且僅僅從兩個發送者補抓相關的對話內容，研究結果並不能概推到所有簡訊電視節目的發表簡訊使用者。然而這個研究的結果建議，閱聽人知覺到節目是一個潛在的約會市場，而簡訊發表者所展現的是理想型的女性符號表現。

2. Disaster 2.0: Lessons from the post-Hurricane Katrina blogosphere. (D.Pignetti)

2005 年秋天的 Katrina 颶風是很多美國人關鍵的時刻，很多居住在墨西哥灣沿岸地區的居民經歷了天然的大災難以及通訊系統中斷的情況，很多在紐澳良的居民在潰堤前撤出是因為他們的手機接收到了簡訊。

之後將近四年的時間有兩個大型的颶風威脅，但是堤防仍未修築完畢，當地人只好自己幫助自己，相同的論述可以 Robert Tynes 的一篇短文中可以發現：「Nation-building and the diaspora on Leonenet: a case of Sierra Leone in cyberspace」，我的文章將定義紐澳良的部落格圈為一個虛擬社群，然後在某種程度上說明部落格的年代以及微型部落格讓地方可以（一）抒發他們在媒體上被不實報導，報導他們應該已經知道而且撤離；（二）為了常有的冬天警報組織他們自己每分鐘就能更新資訊；（三）他們最後看見自己鄰里積極的正面變化，不僅讓他們不再柔弱的而且增強選擇繼續住在紐澳良的意願。

當在地的紐澳良人開始從線上詳細學習暴風知識，而非只是依賴不正確的電視報導，我持續的對一群從 Katrina 颶風之後，從「The Big Easy」所組成的在地部落客感到好奇，Clay Shirky 說：這個組成是沒有組織的權力，這是一個科技的草根性組織，並且認為：「我們生活之中逐漸增加我們的能力去分享、與另一個人合作、以及進行集體行動，而所有這些都不是在傳統的機構或組織架構裡。」確實，我的質化研究已經顯示出 Katrina 颶風之後，驅動了大量的期刊、維基、圖片、影音、以及社會網絡網站的出現，



而這些 Web 2.0 以及社會性媒體網站大量冒出的原因，還有很多紐澳良人的需求，是他們希望被他們的美國同胞瞭解，而不是同情。

當這些新聞記者以及紀錄片的製作者企圖從他們的眼睛補抓災難的破壞，像是 911、海嘯、以及 Katrina 颶風，本篇論文將會認為透過公共行動的書寫，閱聽人最好獲得事情發生的正確圖像，在部落格中透明的分享目擊的事件以及使用非對稱溝通工具（像是電子郵件以及討論群組）將會鼓勵這些個人的書寫行動更會具有社會責任，例如，我的言參與者每天接觸 NOLABlogger listserv、在維基上組織一個每年一次的「Rising Tide」研討會、使用 Twitter，以及很頻繁的將圖片和影音鑲嵌進他的部落格文章中，這些網絡化的居民基於信任與經驗建立起凝聚力很強的社群，並且在他們的地區以及情境證明他們是專家。

這些墨西哥灣的部落客線上活動不再是分離的符號性認同，相反的，他們如同 Sherry Turkle 的論述認為在螢幕中生活並不是只有一種選擇，這個生活空間還能增加。無庸置疑的，這些部落客現在有很多不錯的方法去補足被拆解的故事報導。這篇論文最後將評論這些選擇性的新空間的內在價值，這個當初因為緊急事件所形成的紐澳良為基礎的虛擬社群，現在正在生產出無限的檔案資料，這些檔案資料則可以讓世界各地的閱聽人學習風險溝通，以及更重要的，他們的成果將讓未來的人們避免重蹈相同的問題，而非成爲一堆遺失的文件。

3. A Methodology for Researching International Virtual Workplaces (P. E. Brewer)

國際虛擬工作環境讓很多全球性的組織可以完成相關工作，雖然很多研究已經關注在線上工作環境以及跨文化溝通，但是很少研究去指出國際的溝通與非國際的在線上溝通究竟會產生什麼樣的差異？在這篇文章裡，我將著重在如何研究國際虛擬工作環境以及將這個方法與其他方法進行比較，除此之外，我將分享在這次多項個案研究裡的結果。

個案研究讓我可以進行溝通以及不同的工作環境中進行研究，本研究使用的方法有週期性的訪談、文字分析（線上的對話）、以及線上焦點團體，對象爲三個不同的組織：一家是大型的軟體公司、一家小型的製造公司、



另外一個是大型的專業組織，總共有七個個案被選取，每個個案有三個人，一個主要的參與者，兩個次要的參與者。每一個主要參與者邀請兩個次要參與者參與，而這三個人稱為一個個案。在每個個案當中，其中一名次要參與者是非國際的，意思就是這個人居住以及工作在相同的國家，並且與主要參與者有著相同的國籍。另外一個次要參與者是國際的，指的是這個人居住以及工作的國家不同於另外兩個人，也和這兩個處於不同的國家。

從一到兩個月之間，每個參與者被訪談四到五次，每週蒐集這些參與者在工作過程中的知覺其想法是比較正確的，換言之，他們越能記住當時的情境。藉著重覆詢問參與者問題，我確定這些資料沒有因為一個參與者而有所偏誤，譬如說剛好是一個幸運日或是一個倒楣日。經過初始的訪談之後，我開始從主要受訪者蒐集四個星期的以英文為主的商業資料（包括電子郵件與即時通訊軟體），蒐集資料這段時間增加我的機會去蒐集典型的資料，所以如果參與者有非常不一樣的星期，這個因素將會在很多個典型星期中出現。隨著這個研究的訪談步驟，或者在某些參與者快接近尾聲時，我開始使用非同步的線上焦點團體，藉著參與者與其他團體成員溝通，而非與我一對一的對談，線上焦點團體進一步的使用三角校正方式去確保資料的可信度。

這個研究的方法能讓討論以及遠距離研究參考，特別是當他們的研究需要進行國際虛擬溝通時。

4. Alternative Mobile Handsets and Grassroots Innovation in the Global South: A Critical Examination

J. L. Qiu, C. Wallis, R. Ling

行動手機已經在最近這幾年跨越全球，不同的行動手機的生產以及消費已經興起，在一種模式當中，大的全球製造公司像是 Nokia 或 Apple 花費了上億的資金在研究、設計、行銷、以及物流上，目的為了遞送一支消費者要購買的手機，或是因為手機一點點的修改。另一種模式當中，特別在發展中國家、金融限制、彈性生產技術、以及修補的文化，有著多元的創新生產與消費技術。這篇論文主要提供一個手機在南半球的草根實踐的大概圖像，包括從使用手機到對手機磨光(refurbished)、「假」(fake)手機、或是「山寨」(bandit)手機，不像在已開發中國家，新的手機會有小的盒



子先包裝然後再用大的盒子裝起來，開發中國家的手機可以調整軟體、重新換置不同的零件（像是鍵盤、電池、或者是螢幕）、或者他可能是一個完全新組合的裝置，但是使用的裝置都是從其他廢棄手機所遺留的。的確，即使個人已經買了行動電話之後，寄回更換電池的服務可能產生進一步的裝置修改，因為更換電池的服務可能是沒有道德的，這些服務人員可能會拿一個品質不好的或已經重覆回收的電池進行更換。

在這篇論文，我們將概略的描繪跨國脈絡之以及在地脈絡之下的社會、經濟、以及制度因素，這將會提供另一個手機的視野以及社會創新的草根實踐，我們從社會形塑科技理論以及使用者盜用去解釋在中國、肯亞、以及菲律賓的創新的手機生產與消費模式。我們特別著重在「資訊的有與無」議題，就是經濟、社會邊緣的人使用低成本或不方便的新溝通科技，並瞭解他們如何在材料限制的生活中接觸以及形塑科技並運作創新。雖然某些金融的限制影響這些使用者盜用科技，我們點出其他文化與社會因素是同樣重要的。例如，我們所說的「山寨」手機，是因為這些手機掉入一個灰色的地帶，這些手機並不是黑市的手機，但是他們也不是全部都是合法的。他們由中國南方的公司製造不同的規格並且以相同功能而且價格低廉做區隔，這些手機有時候看起來就像是仿冒品，像是 iPhone 的名字可能使用 Hiphone，其他山寨手機有著粗俗的設計，例如他們被設計成像汽車或是香菸盒。然而，有些使用者購買山寨手機並不單單只是因為他們的外觀以及功能，而是因為購買這些手機可以藉由拒絕全球品牌（譬如 Motorola）來展現他們的愛國行爲。

透過批判性的分析創新的生產與消費實踐，這篇文章增加我們瞭解特殊的社會與文化團體對科技產生不同的在地瞭解，當針對這些在社會上被限制經濟與社會權力的族群，這篇論文不同於傳統對於誰擁有設計與使用的權力的解釋，同時，當比較「真的」產品時，這些相關的邊緣團體使用的裝置的確受到限制，他們可能有一些基本功能，但是他們可能有其他的功能在合法的商品上沒有的。然而，假的 iPhone 將在北半球不會有相同的消費文化或是符號資本，而在南半球，是不是有這樣可塑性以及創造性的非法經濟的消費模式呢？



伍、結論

末學在這次發表的場次裡，發表者有來自美國、波多黎各、英國以及台灣，與同一場次的發表者聊天之後一致認為 AoIR 是少數討論網路議題真正「國際化」的研討會，而且對於接受新的觀點與領域比較持開放的態度，相較於其他美國所辦的國際研討會，AoIR 與會的來賓來至於不同洲以及不同半球，會有更多非美國學者的觀點，那這樣的觀點如何活化我們的視野呢？

從第四部分「前沿議題」中所摘列的題目中，我們可以很多研究題目都是在該社會脈絡下被挖掘出來的，而脫離了那個社會脈絡，研究問題可能不容易顯現，譬如加勒比流行舞蹈如何在非官方的 YouTube 網站上被傳散與保存；Parkour 藝術、Youtube 以及瑞典都市環境的關聯；奧地利的政黨網站以及候選人網站如何在全國大選中被運作；新加坡的政治網站網絡演化過程；美國社區無線廣播中心與 podcast 的關聯；英國同性戀如何透過手機、藍牙、GPS 以及無線網路去建構一個公共空間裡的自我空間；美國人種誌方法受 IRB 限制的不公平國際研究環境差異；立陶宛的深夜簡訊電視節目與性別刻板印象的關係，這些題目除了在國家這個向度可以被區分開來，也可以在科技、文化、政治、制度環境上的差異被區分開來，從台灣的角度去看待這些社會脈絡下的研究問題，很多研究問題可能存在，但也有很多研究問題不存在，或是說，有些社會現象可能會被當成是典範之外的異例，並不足以引起研究者感興趣，但是在 AoIR 所舉辦的研討會裡，這些多元的觀點與論述被兼容與討論。

除此之外，在「e-Science, e-Social Science, and e-Research」的場次裡，與會來賓來自於不同國家，但是其中一位發表者在南韓與我們進行同步視訊討論主題，這也是一個新奇的體驗，末學從台灣去到美國這個空間遇見不同國家的學者，又從美國的空間中「遇見」來自從南韓空間來的學者討論，這樣連結與接觸的情境也是網路在當代所賦予社會的可能性，而 AoIR 裡的各種網路嘗試與社會想像的現在進行式，也可以說正在開鑿網路研究的未來，因此末學大膽的強烈建議，做為一個網路研究者自詡的學界先進，可以撥冗嘗試去與這些「國際」的學者接觸與對話，也許對研究本身可以激起更多的社會想像。



Critical Internet Research: Introduction of AoIR 10.0

Meng-Hao Li

Graduate School of Social Informatics, Yuan Ze University

